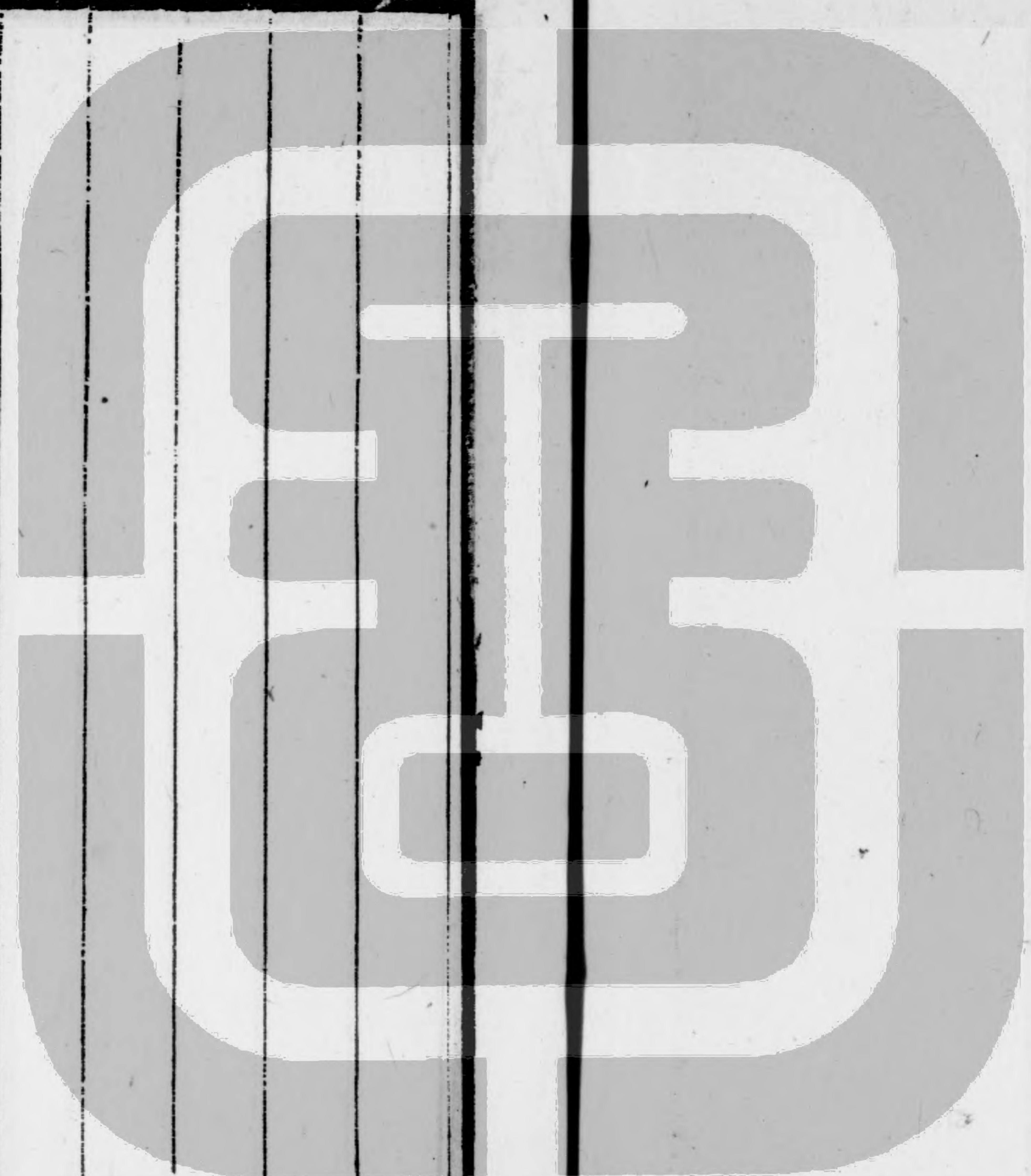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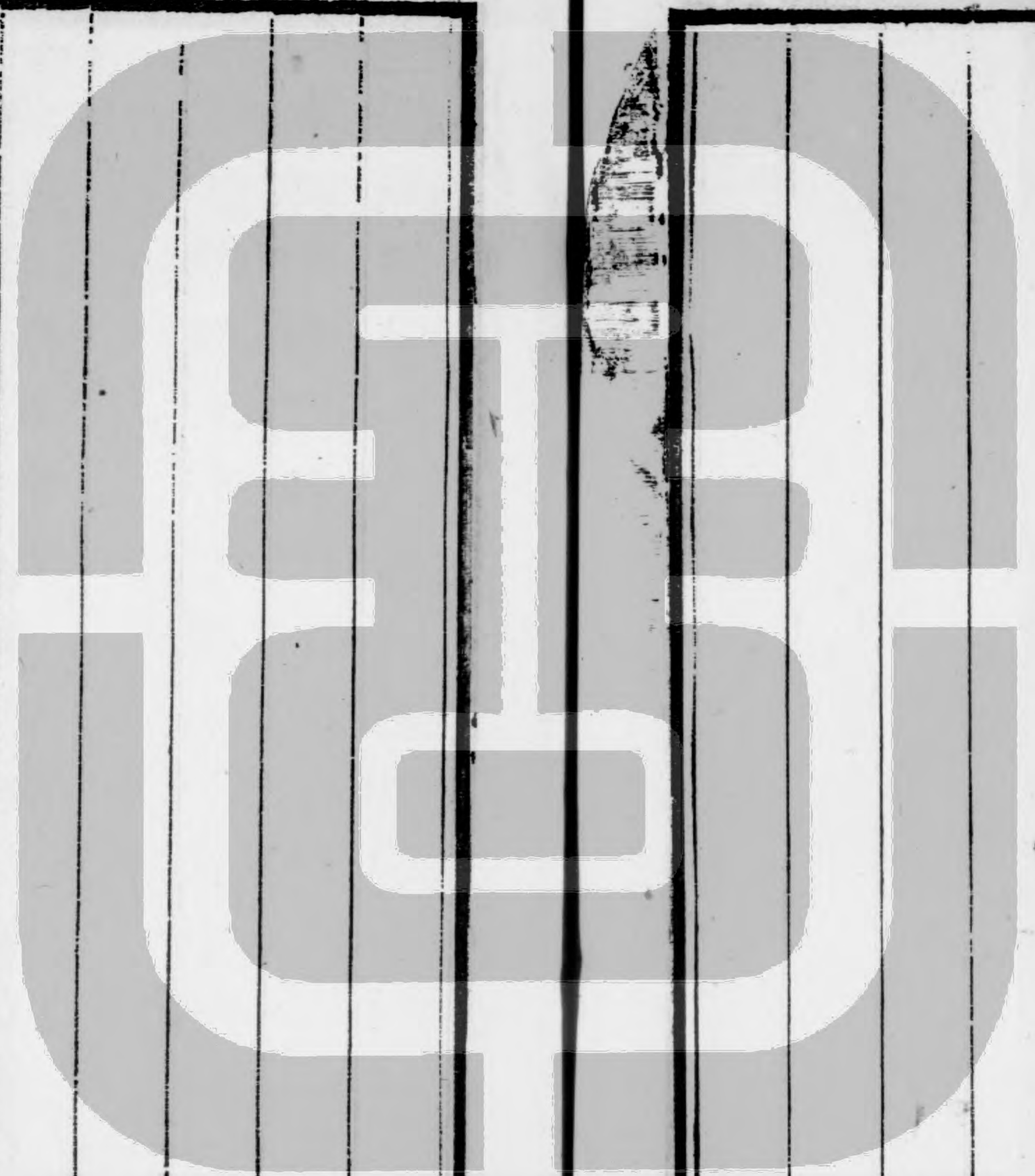


三朝正史編

卷

勅志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乙酉盡二十七日乙未

十七日乙酉王彥收復華州 金房開遠州駐劄都統制郭湛統押軍馬前去收復華州有第七將官邢進等于十一月十七日到華州城下先賈勇士卒自寅時攻打至巳時打破華州捉到同知招武大將軍韓愈將官信武將軍韓鎔并金賊劉括等三十二人奪到鞍馬器甲不知其數即時撫定軍民了當

十八日丙戌王權貸命除名勒停瓊州編管 臣僚上言劄子奏近日進對恭聞聖訓論及親征之事謂朕此行當大明誅賞諸將有功者不惜官爵金帛重賞之其不

用命者有司誅其一二以警其餘大哉聖人之言其真得古帝王御將之要術也顧如此時將非其人至于營私背公縱敵玩寇罪惡顯著為國家之辱如王權者若真之輕典是為失罰其何以示諸將乎臣謹按御前諸軍都統制王權以駟僮之資恣溪壑之欲遭時多故夤緣結託濫膺閫寄不知忠義以報國但務培克以謀身其前後過惡未易悉數姑撫其大者言之近金虜敗盟朝廷命權進屯淮上為權計者義當身先士卒奮不顧身朝受命夕引進乃惑于內寵心懷顧戀與其愛姬數十泣別三日而不能行士卒聞之無不竊笑及至淮宣言欲犒軍悉出其家金寶厚載而往既至中途復傳令未用且于新河伺候實欲緩急之際易遁之故假犒軍之名以持去耳其謀出此夫豈存圖志哉權至歷陽修

築城壘祇為自安計所請沿淮守禦之備初不經意及劉錡權住壽春縣即令總漕三司應辦糧糗權以威脅三司同請乞留權守和州朝廷割下劉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四日總發一半至于廬州戍守故虜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雖有欲戰之心而權領親兵先遁麾衆便退終不得交鋒及虜騎至尉子橋始遣姚興一軍迎敵戮力血戰數陣告急于權權于仙宗山上以羣刀斧手自衛宴飲自若殊無應援之意自辰至申僅遣二百輩已死矣興勢雖却然猶殺數百人生擒賊首而回不意賊假立權幟以誤之興奔而入遂與其徒俱陷所有存者死一二權方走旗獻捷冀以欺罔自解自是之後不復再與賊接徑回和州和州城新築內所

積之糧亦贍數月權誠能效減質之守盱眙抗魏師救
十萬衆使登城之人殺傷與城平歷三旬而不支卒解
圍而去則亦何畏于賊權志不在乎守言于衆謂已得
金字牌棄城守江故自十月二十一日先往采石坐于
船車之上仍放火烧西門而城內所有錢糧器甲騾馬
盡委于賊藉令權于是時不得已而退卻猶當潛師宵
遁使敵不知或結陣而退反旗鳴鼓若將向敵使人不
敢進尚可以全吾師也權不知出此為虜所覺遣兵逼
逐致使軍民奔突一概踐擁入城河與江爭渡沉溺而
死者又三之二將士怨怒號呼聲動天地指船詆罵皆
以權不戰誤國負朝廷為言且恨不食其肉也其潰兵
抱蘆蓆浮江而過者徃徃散而之他權當痛自咎悔以
兵江上日夜糾合以雪前耻乃于二十五日夜半徑發

采石歸于建康城中想其心止以骨肉姬妾為念豈有
意于禦敵哉權首亂依違以至如此言之使人憤痛夫
權忝冒節鉞累年受國恩寵不為不厚邊事方興正為
將者捐軀殉國之日而權之初也既不能戰又不能援
及其終也既不能守而又不能退乃使千萬人之命一
旦無罪而就死地其亦不容于誅乎今陛下奪其兵柄召
之而來固已壯國威而肅軍政振士氣而快人心倘若
赦而不誅臣恐諸將相視陛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
衆安得而用之臣聞周世宗之擊劉崇也其將樊愛能
何徽引兵先遁世宗以愛能與徽及所部軍使七十餘
人悉斬于市自是驕將情卒竦然知懼卒成平定之功
夫以區區之世宗猶能如此陛下亦何憚而不為哉臣
愚欲望陛下暴權之惡聲權之罪特賜睿斷正典刑梟

首江上使將士聞風爭先效命以赴國難則威令赫然行于萬里之外胡虜雖強不足平也取進止又臣僚言仰惟陛下慎惜名器而于將士之賞賚唯務豐厚則其所以大各躬行節儉而于將士之賞賚唯務豐厚則其所以大遇之可謂至矣是宜感激厚恩奮不顧身以圖報國而乃于虜寇侵疆之日斂兵退避其罪大矣宜重正典刑而朝廷行遣太輕臣安敢緘默而不論乎臣謹按王權本無奇才進居大將之任坐享富貴積有日矣邊郡有警正賴以捍禦而乃專于謀身退縮縱敵以張賊考其用心罪宜誅戮未易縷陳臣具以其大概論之虜騎欲南來時朝廷固屢催權往沿淮一帶踏逐險隘以為守禦之備而乃恬不加意駐軍于和州為自便之計雖制置劉錡數趣之遂巡數日一半軍馬至廬州權又盡呼

其軍還屯和州又聞報至尉子橋而權乃以精兵自衛止令破敵一軍禦之及姚興勢孤求援而權遣去應援之人既少又且稽緩遂致姚興等陷歿人皆痛之後有妄言于衆謂得金字牌令其保江遂行衆爭渡擁入江流者不知幾千人兵卒怨憤皆謂王太尉所悞而死不能得斬殺報國而死之語極其可傷痛兩淮及江上之人觸處怨罵恨不食其肉朝廷如此而不加怒焉忍人相效何以使諸將之用命乎竊覩闕報劉汜以瓜州之戰敗衄令按軍法有首特貸勒停編管而權之得罪止于罷兵柄領官祠居住于善地識者以謂同罪異罰非所以示公又况權之罪加于劉汜數等乎伏望陛下以國事為重以兩淮生靈為可憐將王權特加誅戮以慰人心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

同奉聖旨王權特貸命除名勒停永不收叙送瓊州編管月具存止聞奏令臨安府差得力使臣二員軍兵二十人押送前去沿路不得時刻住滯且已起發申三省樞密院又臣僚上言嘗觀齊威王委政卿大夫諸侯並伐一旦赫然發憤以即墨大夫之賢而毀言曰至知其不事左右以求譽也而封之以阿大夫無狀而譽言日聞知其以幣帛厚左右以求譽也而烹之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遂起兵擊衛擊趙擊魏諸侯不敢加兵曰是知人君誅賞一斷以公議而不牽于左右之毀譽則人心自服士氣自振而敵國自退矣臣仰惟陛下聖謨高出百王遭時多艱駕馭將帥動契事宜如近者皂角林之捷即日降德音命中使進爵賜金恩賚有加則固封即墨大夫矣如阿大夫之罪暴著人議

所不容者其可不加戮哉臣按王權初無寸功久叨重寄平居則虛名上籍隳壞軍政刻削稍廩剥下自豐固已失矣一旦有疆場之虞則巧圖窟穴詭置私藏自擇便地望風退陷兵法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而權之出師與妻孥泣別三日而後行士卒聞之莫不竊笑則固已當受穰苴之戮矣及尉子橋之戰身擁強兵不援姚興坐視陷歿而走旗報捷欺罔朝廷歷陽之奔士卒尚欲回戰而權麾之便退一城兵民爭船赴水死亡幾盡軍資戎器併以遺敵強寇深入身為大將兵非寡弱畧不交鋒以至如此罪何所逃臣竊聞建隆中晉州荆罕儒戰死藝祖斬不効命者二十九人咸平中望都役諸將有臨陣而先遁者章聖謂近臣曰今謂能用兵若不推窮將

來何以能戒遂誅二十餘人此祖宗之成法也近日瓜洲之訶陛下以劉汜先退竄之遠方矣况元帥之罪重于徧裨淮西之敗甚于瓜洲則王權之誅豈可出劉汜下哉今軍衆方興征伐未艾而刑罰之行輕重未當臣恐諸將不服將來何以使人捐軀狗國哉臣願陛下鑒齊威之舉稽藝祖章聖之法速正典刑以服人心以作士氣以集非常之勲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坐前後章疏報行

十九日丁亥夜雪成閔回騎至自襄陽見葉義問建康府

二十日成閔到鎮江府

二十三日辛卯金主亮在瓜洲鎮臨江金國主亮自采石趨揚州下寨于洲之東南是日觀江旌旗列江上其勢甚盛鎮江居人亦臨江對觀皆有懼色都統制李橫

發水軍戰艦出江中以耀威金人皆凝望不動一萬戶跪於亮前曰郎主不數日下兩淮之地自古所無也今大江未可渡請駐于揚州力農訓兵徐圖之亮唾罵曰爾欲急我軍心耶命決沙條五十

二十五日癸巳差諸軍都統制主管馬軍司公事成閔

差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東路置制使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西泗宿州招討使李顯忠為淮南西路置制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前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拱為湖北京西路制置京西北路招討使依前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金人寇秦興縣金國主亮傾國來寇揚州是時秦州秦興縣知縣尤袤猶守秦興不去袤字延之嘗以淮南置山水寨擾民不能保其家屬竊悲哀之作淮民謠一篇

曰東府買舟船西府置器械問儂欲何為團結山水寨寨長過吾廬意氣甚雄粗青衫携兩局暮夜連勾呼勾呼且未已推剝到鷄豕供應稍不前如何受笞箠驅東復驅西棄却鉏與犁無錢買刀劍典盡渾家衣去年江南荒越熟過江北江北不可往江南歸未得父母生我身放我學耕桑不識官府嚴安能事戎行執鎗不解刺執弓不能射團結我何為徒勞定無益流離重流離忍凍復忍饑誰謂天地寬一身無所依淮南喪亂後安集亦未久死者積如麻生者能幾口荒村月西斜破屋兩三家撫摩力不給將奈此擾何御營宿衛使楊存中遣前軍統制王剛權知泰州壬辰王剛次泰興縣癸巳質明金人至泰興城下剛率衆禦之太傅和議郡王楊存中營旗走報遣發策應前軍統制王剛前去泰州防托

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據王剛申二十六日未時以來有番賊馬軍二十餘隊前來泰興縣諸門外攻城放火燒門城下用甲軍弓弩射住即時開門遣差鎗刀斧手臨壕迎敵續差將官親隨李濟思王鑄將帶馬軍出城掩殺王剛躬親統率統領將佐官兵分布督戰掩番賊入河及殺死不知其數追趕二十餘里除殺死入河外活捉到女真渤海及奪到戰馬金鼓旗鎗器甲等

二十七日乙未金人陷泰州先是知泰州孫政以邊郡不能乞官祠而去通判王濤權知州事九月濤以移治為名而去留州印與兵馬都監趙福洎金人侵淮向泰州百姓詣御前營宿衛使司投狀乞以福為知州主管州事楊存中從之福遂權知泰州有水寨都統領胡深及其副臧珪桑水寨率鄉兵三千入泰州以兵勢凌鑠

福具申于樞密行府葉義問遂以深為知州深以珪為通判福為分路都監深聞金人欲寇泰州與珪率其衆棄城先遁珪掘斷江堰盡泄運河水丁未金人到城下河已乾矣遂徑登其城城中軍民已亂金人縱火殺戮福死于亂兵中子女强壮者盡被虜驅而去城中人走走透得出者至江堰堰斷為水所阻盡為金人所獲初福知泰州也申御營宿衛使司乞兵屯戍揚存中遣前軍統制王剛以本部兵權知泰州以福為路分都監剛到泰興遇金人紫茸軍乃直趨泰州陷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一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二十八日丙申金國完顏亮被弒于揚州殂 遺史曰金

國主亮駐于揚州之東南督諸萬戶渡江甚急限來日不渡盡行誅斬萬戶皆懼之是時葛王既即位于國中改太定元年有傳錄其赦書至軍中者萬戶等以大江不可渡斬戮不可忍遂各懷異心有弒其主歸葛王意亮有親兵皆心腹人以紫茸串甲謂之紫茸軍又謂之細軍素號精勇諸萬戶請于亮曰紫茸軍遠行數千里未有以犒之可令請取泰州犒其軍亮然之遂發紫茸軍取泰州諸萬戶無所畏丙申夜持勁弓突入帳下衛者止之則曰有急事聞奏亮聞喧欲披衣出則矢已及

左右矣亂天齊發亮斃于帳中于是喧囂不止梁尚書者聞亂即馳入呼諸萬戶曰事已如此固無可奈何然方與敵國相持不知諸君何以善其後衆皆不言梁尚書遂取紙筆牒云大金國牒大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食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遭塗炭新奉天子明詔已行廢隕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照驗太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光祿大夫左領軍都監開國公蒲察龍虎衛大將軍右領軍都監徒單初瓜洲之役軍中散人張真被虜亮婿駙馬都尉見而留之駙馬官黃頭女真三萬人亮聞葛王已立己未命駙馬以本部兵歸丙

申兵變駙馬既行溫暉者覓張真而得之梁尚書既作牒未有人傳行乃以張真賫牒戊戌發十二月己亥渡江是時江南但不見虜人飲馬于江濱方疑之會張真到方知亮被弑虜騎已有回者有虢州僉軍雷政者元自間道來歸說亮被弑初猶未信得梁尚書牒乃賞政以官 晁公志敗盟記曰二十七日金虜諸酋集衆兵帳中相與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前有大江之險車船之敵有糧運之阻戮殺之憂祇送死耳顏亮凶悖我輩若無船渡江必殺我等奈何內一萬戶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令得生則可有萬戶戴總管李總管者諸酋之豪起前密諭諸酋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衆口一辭曰諾不食頃諸酋統集甲馬萬餘人控弦持滿呼噪直入逆亮寢帳把門細軍問為誰

曰我等欲至帳前有公事理會細軍縱入諸軍引弓射
帳中亮左右護駕親信兵衛識其難作擐甲上馬各帶
奴婢出營脫身北走而亮覺變索弓箭仗劍顧視左右
無一人矣乃獨身倉卒引弓欲射曰南家人我家人今
日殺我赦我在汝等囚我可也無取弑君之名諸酋不
應連射帳中矣天下如雨亮即死于揚州并殺妃三人
太傅一人左右親信謀事者數十人或云逆亮有妹夫
者見變作先刺刃于逆亮腹以脫已禍既而亦不免于
死為亂軍所害先是逆亮有親軍女真三萬矛盾戈戟
器械精純盡用紫茸絲條穿聯鉄甲號紫茸軍其次用
黃茸號黃茸軍其次用青茸號青茸軍紫黃青三軍一
名細軍又名護駕軍專一簇御宿衛雖有大敵悉不遣
行初諸酋欲弑逆亮也而細軍擁衛嚴密不可得近因

謂細軍等曰淮東子女玉帛盡皆逃避泰州城我輩急
欲過江無由得往泰州取富貴爾等何不請郎主乞破
泰州而取之細軍欣然而請逆亮從之細軍即去省三
萬人一鼓大破泰州子女玉帛無遺泰州統制官王綱
棄城走江陰二十八日破泰州而逆亮被弑乃二十七
日也二十八日將官景世雄以二十五騎迎見虜人李
千戶約有三百騎擁過衣洲被虜散人張真并號州魚
軍雷政渡江歸順報虜主已被弑訖 神麓記曰亮初
謀南侵也用梁恪王光道馬欽郭安國等為主盡刷在
國番漢軍五十餘萬分五路經河中府渡大慶關入陝
西經孟津渡者為御營中軍亮統至汝洛經河北西路
衛州張家渡者往漢上經濟州通利軍渡者前來徐宿
經河間以東過山東入膠西者皆大漢軍使合喜字董

總番軍往熙河德順欲先平巴蜀任宣徽使劉萼統大軍十餘萬至光化扼其江陵差高景山統大漢軍至膠西登戰船陳兵于海亮自提大兵直至淮陽要一舉而下先以采石江難渡定要瓜洲如違制來日皆從軍法衆軍恐懼惟以待死計無所出勸農使契丹阿劉等謀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分以御營諸軍弓弩持滿向內誼譁聲近御帳亮驚問莫非南軍至乎王光道秉燭引亮出帳來即未言間衆謂曰君一人南朝無罪背約犯邊生造釁端不容諫諍惡逆不道神人共怒豈能脫乎亮見不免謂曰汝等殺我順南乎歸國乎厲言歸國衆箭皆發射死焚其屍時年四十五王光道梁恪馬欽郭安國等皆遇害就遣驛使走至汴殺皇后徒姑母氏太子光英其惠妃德妃昭容婉容昭儀淑儀十六位御嬪皆放

歸宗亮簡宗廟廢祭祀棄法律逐功臣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輕百姓好攻戰侵邊境虐生靈是致如此謚法違天虐物曰煬遂謚海陵煬王后曰幽皇后息曰鴆太子 虞尚書采石斃亮記曰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渝盟犯塞進兵江淮遣諸酋分道入寇一軍遵江道以趨兩浙一軍出宿亳以蹂淮西一軍歷唐鄧以瞰荆襄一軍據秦鳳以伺梁蜀朝廷命諸將分屯捍禦吳璘駐興州姚中駐漢中王彥駐安康吳拱駐襄陽李道駐江陵田師中駐武昌戚方駐尋陽李顯忠駐池陽王權駐建康劉錡駐鎮江成閔駐晉陽李寶守海道秋九月亮親以兵十萬號四十萬直趨江南為必渡之舉時劉錡為淮南浙江東西路制置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司分命諸帥捍禦十月乙卯虜兵自安豐

過淮西丙辰侵犯廬州柘皋下寨戊午遣樞密葉義問督視荆襄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洪邁洪方並充行府幕屬己未虜兵犯滁州先是劉錡遣王權將兵渡淮迎敵權逗遛不進至歷陽修築城壘為自安計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以威脅總漕固請于朝乞留權守和州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三日僅發八軍止于廬州戍守故虜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皆請戰權乃領親兵先遁麾眾使退虜騎至尉子橋權使遣姚興二軍迎敵興戮力死戰數告急于權權飲宴于仙宗山上以羣刀斧手自守殊無援興意興勢雖卻殺賊數百人擒渠帥而回會賊假立權幟以誤興興奔入而遂與其徒俱陷權猶走旗報捷真以欺罔自解自是

不復更與賊接徑回和州州城新築而所儲資糧可為數月計權至不在守乃給眾曰已得首令棄城守江庚申權登車船上遂自焚城西門棄和州先往采石辛酉虜兵陷和州城中糧儲器械輜重盡委于虜虜乘勢奔突軍民自相蹂踐擁入城河與江爭渡溺死者什三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為言潰兵抱蘆葦浮江而過者散而之他甲子權宵遁自采石歸建康是日錡小捷于揚州之西南錡以王權失淮西則淮東孤軍恐不能守越翊日乙丑遂棄揚州退保鎮江留一千五百人寨瓜州渡亮兵進迫大江十一月初七日渡采石瀕江居民驚震竄伏吏士無人色朝廷以諸將逗遛沮撓失律召成閔代劉錡趣王權赴都堂議事先遣舍人虞公往池州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事虞公陛辭

上曰朕固知和議不足恃二十餘年宮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內藏亦粗充盈正為今日遠業義問以錢帛為請朕已從內帑支付九百萬矣卿須錢奏來朕所不廛第患事不立耳虞公退急裝趣江時劉錡已卧病虞公見之因咨以今日事勢劉大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方用之虞公曰今逆虜違天叛盟席卷淮東西窺江南我有心腹之憂今日用兵猶為得已乎劉又曰錡真不愛朝廷官職將歸制置招討印耳虞公笑曰公言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上自王權之敗不遑九重將以馬上從事此乃將軍上印綬時耶劉語塞時建康已告急虞公倍道趣建康是日我師敗績于瓜州虞公往采石道遇王權敗兵各鳥獸散公訊之皆曰我輩昨隨王權只聞金聲不曾聞鼓聲蓋權未嘗與賊交

戰惟是走耳去采石間二十里北虜鼓聲動地從者止公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虞公不聽亟索馬行暨采石望北岸賊硬塞連亘數十里我軍星散亡紀律虞公易服行造其間會見一二統制官虞公勞之因問權罷兵之由皆曰權驕情不恤士卒非虜之善勝權只有走耳我輩未嘗見戰虞公曰今可戰乎眾皆笑指北岸曰彼勢如此誰能以身犯必死乎虞公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而輩措足無所雖走亦何之今亡亦死戰亦死等死不如一戰冒萬死求一生轉禍為福因敗成功在此一舉矧又朝廷衣食汝輩二十餘年緩急奈不能一戰以報國眾皆曰今雖欲戰奈無主其事者何虞公見其可動倡年言汝輩止緣王權繆妄致此今朝廷已別選將代王權軍矣眾愕立曰誰可將者虞公諭之曰朝廷

差我到池州取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答辭曰
得人矣虞公曰虜謀來日過江勢已迫請諸公當力戰
官家已發內藏庫錢帛并節度承宣使已次官告在此
賞頒有功者衆皆曰誠然我輩效命諸統制趨出轉相
告語須臾全軍皆奮北首爭死敵虞公即與勾集戰艦
簡水軍五百餘人連小舟護岸以戈船當前終夜整齋
十一月乙亥虜築壇于采石西岸上亮登壇殺牛羊豕
黑白馬各一祭天禱江乞風以濟丙子壇上見黃繡旗
各二亮掇金甲坐壇上麾紅旗以發戰艦凡五百十艘
緣岸鉄騎周匝三四十里間虜軍大呼我軍辟易會北
風急虜船如劈箭有數十艘即薄南岸步戰見統制盛
新撫其背曰昨與而謀破虜為期今乃不用命乎盛回
顧曰舍人在此即麾軍鏖戰士氣百倍無不一當十虜

兵大敗前戈船斫賊岸上餘衆悉拜降先是酋恃其衆
欲徑跨江而渡故所用皆小舟一舟濟數十人其指可
掬而官軍所操皆蒙衝巨艦士卒用命遇敵船即撞劈
舟拆全沉沒賊既退船公撫勞將士具捷因騎置以聞
諸統領官環坐見樞府人吏趨走虞公之前唯謹私怪
之間起問吏舍人何官職吏對此中書舍人朝廷侍從
官也統領官爭列庭下拜曰初為舍人閤門宣贊等官
豈有文官能馳騎行陣間乎虞公起執其手曰諸公何
言方與諸公共安危死生同之期于破賊以報國家遂
相與盟曰虜雖敗北然恃衆明日必復來乃遣士卒夜
渡江約近北岸虜箭所不及處維舟為陣會盟畢虜兵
雖欲濟江而其意已屈然猶自張不已官軍直突北岸
奪其渡以神臂尅敵弓射之虜皆徒步登岸棄船而焚

之官軍縱火勢為灰燼虜衆披靡亮揮軍下壇初亮使
偽叅知政事李通跪壇上口占檄文招王權茂寅顯忠
至遣硬探騎回知虜兵已走揚州與瓜州渡合兵矣鎮
江無備我當往弟恐兵少今來采石愈益塹築隄伐木
為柵守禦甚固虜未可卒犯鎮江邊岸分屯備禦甚多
要害僅數處將軍能任其責分一軍從如何須更得百
餘戰艦則事濟矣李侯曰敬受命是日虞公徑發循慈
湖馬家渡等處措置方逆還建康泊至建康見元樞
知府事張公燾步造謁虞公問勞甚勤曰燾所謂賴公
庇者完顏亮期初十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諸公固議
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張目虞公曰甫拜已建大功
可任此責虞公往鎮江謁劉錡錡疾已劇執公手曰朝
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一中

書舍人我輩愧當死矣虞公退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賊
之瞰江宜亟經畫守禦之備今船又繫岸有如臨期不
堪駕用奈何遂相分臨統按是時江上止有二十四舟
顯忠遣船亦至虞公命戰士划踏船上下流如飛北岸
虜首皆凭壘縱觀駭愕相謂曰南軍有備亟遣人揚州
報亮馳至立問諸首以必渡之策諸首謂采石渡方此
狹甚而我軍猶不利請徐為之謀以伺其隙亮大怒諸
首退聚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祇送死耳亮凶諄明
日若不能渡江必殺我輩不如先發遂共定謀殺亮乙
未諸首詐作南軍劫寨直趨亮寢帳親兵問為誰諸首
語之曰我欲入帳白事親兵縱諸首引弓射亮被傷起
彎其弓曰汝是南家人抑我家人答曰我家人亮曰今
日殺我赦我等在汝不赦我速殺我然自知我無道汝

等殺我固當諸首連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兼殺其
妃三人虜兵遂退屯三十里北人號州簽軍雷政渡江
歸順報虜主已被殺矣使騎往得其寔十二月庚子御
營宿衛使和議郡王楊存中營侍衛馬軍御前諸將都
統制成閔中書舍人督視荆襄江淮叅謀軍事虞允文
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列奏以聞北壘亦具亮之
死狀來求和提書奏上曰亮已遇殺軍無統衆心潰賴
諸路將帥廣行招納朝議亦欲進師虞公先往行在所
稟事宜時虜雖移屯兵尚駐淮東公入見上慰勞有加
虞公奏曰此廟社神靈陛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焉
上喜賞再三有旨論功行賞張振時俊王琪盛新戴舉
以功烈顯著人轉三官其餘將士亦以次推恩虞公奏
昨采石事勢危急臣與振等行陣間許以重賞振等効

死力戰三官恐不足以酬其勞乞回在身官職推賞振
等上曰向江上甚危急得諸校致力其功豈可忘尋改
授正任承宣觀察等使虞公繼論列今車駕進發而虜
在淮東鎮江對壘路尚梗今當督淮上之兵斷虜之歸
路發鎮江等兵為掩襲之舉虜可無噍類上深然之命
公往淮上措置而諸軍先已過江矣十二月壬寅成閔
收復揚州甲辰李顯忠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
賊相持丙辰成閔收復泗州皆虞公前日鼓勇士氣一
戰之力也未幾北虜都管司以牒來云正隆無道議興
兵廢殞初立新主見議班師而朝廷將復從和議謂自
古江淮用兵稱周瑜之赤壁謝元之淝水為雋功然瑜
乘曹公士卒疲瘁之餘而淝水之勝出于符堅進師之
死律今亮以滔天之逆陰謀數十年驅犬羊之衆國空

來寇而虞公奮然以忠義狗國率罷散之卒自自督戰
 遂成采石之功而水洲之役虜主不戰而自斃此豈與
 赤壁淝水乘危徼倖同日語哉異時國史特書與宋匹
 休薦紳鉅公亦必有能効勒燕室銘淮西碑以揚厲無
 前之績者然遠方書生亟欲廣其事以壯中國之威激
 蜀士夫之氣謹再拜稽首而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二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二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國史院編修官員興宗采石戰勝錄曰完顏亮竭其國兵

前來南牧其身先出汝州京西示欲出襄漢上流朝廷

果從三司發精兵五萬人合荆鄂之兵凡三十二萬先

是虞侯作天官屬上殿先論虜異時南牧之計必無為

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之計沮如非用騎之

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庚辰是年冬

奉使又明年月回具言虜必南牧盖已授甲造船必

為南渡之計申言前輪流之語上曰記得卿此言極是

極是是年五月十九日虜使上殿有奏言欲得兩淮之

地欲得將帥大臣朝廷駭愕議所以發兵是時虜主以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二

兵駐溫陽州以避暑為名詐示渡漢江從上流以窺吳會朝廷發成閔領禁衛五萬人來戍襄漢上出虜使諄語令宰相就都堂命侍從臺諫論所以備虜之策時宰相宣上語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廟論欲遣成閔全遣禁衛兵禦襄漢上流虞侯言不須得發兵如此之多虜必不從上流下恐發禁衛廂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為兩淮之用兵行未幾旬日得報虜主回汴虞侯白虜主已去乞留五千人殿後兵五萬口約止江池之間欲留此為用若上流兵盛自江鄂間應淮西兵勝便出大信口池州米石近可以援淮西是時無人為虞侯之助其說卒不用至九月間虜以五萬重兵出淮東劉錡拒之于楚州青江口虜主自提重兵號五十萬精甲自壽春壽州渡淮王權拒之二將不敢戰望風奔

遁虜終與南兵相接王權退自安豐屬廬州至合肥合肥

又退至柘皋而中軍已退至濡須和州大虞侯見事急

知二將必退回遂率四五侍從又同白宰相說王權退

師既臨江口必敗國事諸公云非敢退所以導虜深入

當其衝令邵宏淵出其右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虞侯

率四五侍從辨其不然此權必為走計時朱陽猶不以

為然緝明日得報權果渡江朝廷震駭十月十七日白

日王權申十九日上命葉樞密義督視江淮軍馬同命虞侯

叅謀軍事二十一日陞辭上慰勞甚渥言卿本詞臣不

當遣以卿諳軍事故也二十二日出臨安是日得報劉

錡兵走至瓜州盡棄淮東之地虜追馳至皂莢林瓜州

錡之將員琦小捷錡乃托病過江十一月初四日錡兵

大敗于瓜州劉江淮之間民皆奔逃是時虜主以重

兵臨采石已數日知建康張燾屢遣官來催督府措置
虞侯與葉樞密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罷王權以李
顯忠代之督府詐以檄召權來府謀事夜遣虞侯持檄
池州喚李顯忠分咐人馬令會于采石蓋權兵在采石
未走初七日發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路十五里聞鼓
聲振野問道旁人云是虜主臨江昨日刑白黑馬各一
祭天取今日過江虞侯見道旁茶房酒店官軍閑坐虞
侯呼之其說與道旁之言合虞侯又問云既是虜主過
江因甚却去這裡衆兵皆言王權使在淮西每日只打
鑼未嘗得接戰我輩皆是馬軍即使我棄馬徒步過江
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會步廝殺隨行官更多欲回虞侯
云須要去江上看兵勢蓋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也有
進言者云事敗至此舍人與一担何也虞侯不聽虞侯

至采石諸將皆無戰意公方會合諸將士詰之曰我聞
節使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是如此虞侯慰勞曰權
不戰教汝輩不成事今汝輩半死半活至此不易衆皆
唯唯然王權已罷兵權管你輩不得我是朝廷官家差
我担銀搞役你們今日節度觀察至副校尉官告皆担
來汝輩食官家祿官養汝輩三十年不啻能戮力一戰
否衆曰我們也要戰但無人主此事虞侯與我說今日
只辨兩眼隨你們成得功大與你填大官底詰立得功
小填小底官詰若死于此則當同死于此若你們走我
亦隨你們去你們道走去甚去我便去見官家說某人
統制以下某人肯廝殺某人不肯諸軍大懼曰今日有
吩咐大家去廝殺于是方布陣擺戈船是時江北虜兵
甚厚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鼓聲震地虞侯即馬

至岸口見北岸一高臺臺上有大綉紅旗黃旗各二左右中立大紅蓋有一人服金甲胡牀上坐衆云此虜酋也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虞侯遂與諸將議與統制官張振王琪戴聿時俊盛新列馬步軍馬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為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東護岸西舡賊其一駐中流載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測擺僅畢或聞虜中發喊虜酋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絕岸而來未頃刻之間有數十舟達南岸渡虜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謂時俊先登軍皆死聞斬虜過半岸上之虜皆投拜戰于江中死以萬數天色晦虜猶未退會官兵在淮西有潰散三百人自光州路轉江而至虞侯撫勞之授以旗鼓設為疑兵虜果以為至鼓聲乃已却打柁子聲虜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

公不可曰歸師勿遏是也恐或官軍一傷我軍少何以已之虜萬里入寇如此之盛不止今且戰若官軍少則明日何以為敵但以強弩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之死三千七百餘人射萬戶一人生獲千戶五人女真三百餘人餘皆正軍健者星夜遁去即夜具奏舊將去新將未至決不敢引去是惟張牛酒以勞軍有說舍人宣贊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則虞侯前甚恭問之云乃中書舍人非武官舍人也將軍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在于南岸時敵敗兵已稍稀虜至辰時以來凡再鼓公舉旗揮出海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值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說與諸將當時只合將船守楊林渡口不合放賊令出命統制盛新引船值楊林河口于江心下泊船虜箭所不到處戒

之曰若虜船自楊林河出即齊向射之必爭與先無令
一船行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即以克敵神臂弓射北
岸于是盛新受令于江心駐船齊力射虜應弦而倒死
以萬數虜見船是無歸路即時從下放火自焚官軍亦
于河口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凡一百八十餘隻亮陸遁
去至午間遣一小舟令張千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權有
約亟以已發遣王權之事報之以絕其意遣探馬渡江
至暮歸初九說虜主焚龍鳳車官人斬船作頭二人船責
致鞭梁大使一百名求來米連夜往瓜州與虜主書意
合虞侯謂顯忠曰賊懲采石之敗控大兵往合瓜州之
兵鎮江無戰備我當往措畫之患兵少今采石虜已怯
手脚必不敢窺伺又兼江岸分屯防禦甚多其實緊要
不過數處都統能任責輟一處兵馬應如何又須得百

餘戰船方可集事顯忠畧無難色欣然一一應付至建
康見葉樞密知府尚書張燾聞虞侯至步行來勞問勤
苦曰真謂賴公庇昨完顏亮要初十日来此會飯不知
如今却去那裏諸公會議遣官往鎮江措置張公曰馮
員仲一公忝帷幄之謀虞公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侯
笑曰去不妨然記得一小話人得一鼈欲以計殺而食
之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竹梢餘其上與鼈誓曰能渡此
活汝鼈知主人計以殺之勉力爬抓竟渡主人曰汝能
此渡河甚好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
類是諸公大笑是日秦州以急告虞侯至鎮江謁劉信
叔劉病草虞侯問候執虞侯手曰朝廷養兵二十年我
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于朝廷一中書舍人
我輩愧當死矣遂遣一將救秦州連日大風未能行侯

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賊已瞰江經畫守禦之備不可緩今舟船久繫岸萬一臨時或有不堪駕用候事相率臨按是時江漑止有戰艦二十四隻相繼李顯忠所遣船亦至與顯忠商量令移時俊軍于馬家渡輟李捧一全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三十日習水戰兵命戰士踏戈船上下流如飛北岸酋長皆凭壘縱觀駭愕皆曰南軍有備急遣人揚州報亮亮跨馬即至劉坐諸酋長會益為必渡之舉有酋長前曰南軍有備未可輕舉觀所來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石江面方此為狹甚而我軍猶不利不如徐圖之謀間以其隙亮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者數矣我不即誅汝汝今沮吾軍事尚可恕乎酋伏地涕泣交流哀告久之亮曰我且赦汝汝與諸酋議來旦合要船百隻即渡

江違令者斬之諸酋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輕則送死亮狠不容吾等說明日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為強也遂定謀殺亮夜即其所居帳中連發三箭射中又射了欲射既而問曰你是江南人是自家人萬戶答曰自家人虜主曰我自去年煞是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由你輩殺我也由你輩不若早早下跪萬戶一人直入即其帳中殺之併及其帳中妃侍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留藥師之子馬韓哥馬李叅政通四人為皆議來南者各焚其屍是月初二日虢州僉軍雷政來告虞侯即日同楊存中成閔渡江至瓜州措置後二日虜之大將以檄來請和公是日往行在奏事兩淮之民自鎮江至平江見公船過焚香投拜初六日奏事畢初十日車駕幸建康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還臨安 肆正官張棟正隆寔跡

記曰完顏亮自己己冬十二月殺兄亶而自立守舊都于會寧越明年誅夷稍定下求言詔勅中外公卿大夫至于黎庶之賤皆得以書盡達闕庭是時上封事者多陳言以會寧僻在一隅官難于轉輸民艱于赴訴宜徙居燕山以應天地之中亮深然之即日使官左相張浩右相張通古役天下夫匠百萬肖京師之髣髴營都于燕山迄三年而有成至壬申下駕始幸之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中兩京大定府為北京東京為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亮以漸染中國之風頗有意于書一日讀晉書至符堅傳廢卷失聲而歎曰雄偉如此東史筆者不以正統帝紀歸而以列傳第之悲夫又一日與翰林承旨以顏宗秀左叅知政事蔡松年語朕每讀魯論至于

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朕且惡之豈非渠以南北之區分同類之比周而貴彼賤我也二子皆以唯唯而對至正丁丑春二月御武德殿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兼賜坐而語朕昨夕夜已三鼓夢二青衣持牒稱上帝宣朕遂策小將軍馳乘小馬也腰刀弓矢隨彼前而既行之次但如踏空轉到一門青衣指之曰天門朕隨入馬行至帝宮極言立朕從馬而入前有二金甲謂之曰非人間下馬可步趨及殿垂簾如有待一朱衣曰下拜而就跪朕皆隨之但聞殿上語如嬰兒令青衣持宣授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謝而出復上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射久之衆出以聲大喏而應之朕以喏之故驚愕而覺然而大喏之聲猶在于耳朕立遣人于馬廐視所策小將軍

但身汗如水取箭袋而數之亦失其一朕大異之豈非
 天假乎如我令取江南也然而君父臣子之語毋泄于
 外衆皆稱賀戊辰夏五月亮御薰風殿宣吏部尚書李
 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
 嘉四子及庭首問吏部尚書李通朕欲遷都汴京將宮
 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阿諛面
 從惟佞是務對以正合天時人事不可失也亮深悅之
 徐問翰林承旨翟永固永固對以燕都始成未及數載
 帑藏之匱乏未補百姓之瘡痍未痊豈可再營汴都而
 重勞民力江南乃繼好之邦歲以幣禮陛下豈可死名
 出師而重勞征伐則臣為二事俱不可亮曰非老奴婢
 所知復問宣徽使嗣暉對曰以臣與李通所奏同問翰
 林直學士韓汝嘉汝嘉對以臣與翟永固所奏同亮怒

永固汝嘉之拂意遂退而及門復宣殿側聽旨二子以
 為重則刀鋸輕則鞭笞必不能免繼宣翰林待制綦戩
 講漢史亮怒稍霽赦而免之明日拜李通為右丞嗣暉
 為叅知政事永固知亮之罪已懼而乞解官已卯春三
 月遣左相張浩右叅政嗣暉起天下軍民夫匠民夫限
 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兩統計二百萬運天下林木
 花石營都于汴將舊宮室臺榭雖礎柱之不存片瓦
 之不留更而新之至于丹楹刻桷雕牆峻宇壁泥以金
 柱石以玉華麗之極不可勝紀是年冬遣翰林侍講學
 士施宜生入朝覲本隱畫工于中節間寫臨安之城邑
 市井及吳山之秀麗具圖以進亮亮遣人改座間軟屏
 而圖寫之城邑間加火而殘毀于吳山絕頂寫以策馬
 而至焉徐令翰林修撰蔡珪作詩書其上曰萬里車書

一混同江南豈有界疆封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
第一峯亮詭曰御製亮每與左補闕馬韓哥坐面圖窮
拾跡指畫其處所別白其勝槩亮乃奮髯其居不勝其
銳明年庚申春正月再役天下軍民不限丁而盡起
之委右丞李通提控造軍器于燕山之西北隅遣工部
尚書蘇保衡侍郎胡錫郎中張叅愈造戰船于通州路
河是月二十三日翰林乙藥祁宣奏封事諫亮其畧曰
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則北有造軍器之煩勞南
有修大內之重役百姓以久苦轉輸不勝疲弊臣願陛
下權罷其一竅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進不利
行師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念社稷為心曲隨臣請亮怒
令擒而殺之祁神色自如而再請曰臣年七十死固足
矣惟恐陛下將來不及臣更欲語已為左右刀刺其頰

以杖穿之執縛而出祁使以朝章受任辭色終不改刃
行之次烈風大作砂石鼓舞人面不可觀者迨三日而
止是年秋八月委戶部尚書梁球先計女真契丹奚家
三色之軍不限丁而進役之修長者為正軍矮弱者為
阿里喜共得二十四萬以一阿里喜副一正軍兩為一
里為一十二萬餘計中原漢家渤海之地一十七路于
內除燕山中都路造軍器南京開封路修大內俱免差
餘十五路每路僉漢軍一萬人遂委吏部侍郎高懷正
兵部郎中蕭彥良戶部主事王修翰林修撰鄭之昉登
文檢院使王淑曰右司郎中王食東平轉使王肅翰林
修撰楊伯仁翰林待制劉仲淵修起居注劉元旨指都
史徐之萬大府少監李天吉翰林應奉李希顏殿中侍
御史高公挺戶部員外郎曹節等分路帶銀牌而出曰

三朝土盟會編 卷二百四十二
差僉軍使冬至十月僉差始會定女真契丹奚家三色之軍通計為二十七萬取有唐治分為二十七軍其所授正副戶各有差遂以五十戶為蒲里演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都統至十一月委正番猛安所僉定女真契丹奚家軍內檢其精銳者十取一二至都統所復三取一及燕山亮自試其果能射者得五千人目曰硬軍其甲各以五色絨線穿之亮每日自負曰所僉者數十萬但可張其勢取江南者此五千人足矣辛巳年二月亮率文武百官駕幸洛汝百姓以父行而子留泣號盈城三日不絕夏四月駐驛北却自改曰太平五月復臨于汝以取牛馬水草之便至秋七月始臨汴百官具法駕乘九節儀迎亮于南薰門亮入門暴雨大作儀制樂音皆不能舉至內承天門雷風遞作拔去一牕

門未及開闕折擊死三守門吏入門復霽秋八月皇太后力諫亮不可親征亮怒令護御將軍赤盞彥忠殺母于太后宫越數日亮后徒單后及太子光瑛再諫亮怒亦欲誅后與子懼隱于宮中三曰亮赦而出自母諫死百官鉗口結舌無更言者秋九月亮御正隆殿宣諸大臣問曰衆多宰職不能為朕為一路統軍右丞劉諤率爾而對曰臣願請之亮喜即拜為果勝軍萬戶都統越數日拜特進張彥忠為步軍都統以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其十道出陝右擊見外拜工部尚書蘇保衡為水軍都統昭武大將軍完顏鄭家副之將兵七萬輜重隨烏自海州飛棹而下擬錢塘江南出期以三旬迎亮于大江之南是月起天下僉軍分路請甲而從征烏西在河中京兆南則大名相州東則濟南東平三軍請

甲之次同日反回者一十二萬步軍都統張彥忠止將兵三萬出海道右丞劉諤止將萬人出漢上餘並會于黃河之南亮欲于冬十月至反直起于大名取京起于濟南陳俊起于太行乘時而嘯聚者處處有之亮首知大名之亂拊髀而嘆曰朕兵未行輒撓其後雖匹夫匹婦不可留即遣都斜也將兵萬人于大名無大小盡洗之大名之衆聞風而自潰為斜也殺居民殺三十萬口滅族一千七百餘家是月上旬拜右丞李通為大都督兵部尚書郭安國為先鋒將兵十餘萬誦征淮上亮衣橘紅袍加以金甲從新宋門而出亮后徒單氏及太子光瑛拜送亮為之掩泣者久徐有語曰天使之不自由矣中旬渡江淮見項羽廟下馬入喝呵責久之末旬兵臨于江上是日因遼陽府簽軍萬人叛歸策葛王哀于

東京改元大定是時中原之民知哀雖立尚在沙漠度度亮之雖存駐軍淮上中原無主皇皇如也其間豪傑輩不待本朝之命改虜正朔為本朝正朔至亮死于淮甸哀徙于燕山方撫定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三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三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煬王江上錄曰岐王亮殺主自立改元天德都會寧府內

使梁漢臣本宋內侍陷虜每思報仇曰乃進曰燕京自

古霸國虎視中原為萬世之基陛下修燕京大內時復

巡幸使中原之民民望帝都近矣遂納其言差梁漢臣

充修燕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自天德四年起至

正元三年畢工改燕京為中都擇日遷都燕山府以護

駕軍三十萬鈇浮圖一十萬紫茸細軍一萬為先鋒木

突總管留守會寧府正元四年八月十八日至燕京肖

王奏曰陛下移燕山去白溝百里之餘皆南宋故土彥

舟邱瓊斯賽王喜徐文孟斌之徒舊皆宋臣握大軍盡

屯中軍萬一有變非國之福曰卿無憂也梁漢臣奏曰臣聞向南宋講武教兵有吞中原之志願陛下無坐樂之內可令山東兩路河北三路通水去處積草聚糧仍于諸路州軍直造軍器兼修大梁虎視江淮及造戰艦以備海道征伐並依亮一日入皇后閣見桌子上胆瓶內有木樺花數朵問此花出于甚地后曰汴州孔彥舟進來乃索筆覲為詩曰綠葉枝頭金縷粧秋深別有一生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柘黃一日宣梁漢臣曰朕欲修汴京大內時復巡幸卿為朕此行無得有辭漢臣曰被奉聖訓豈敢辭免願陛下頒詔諸路發人夫工匠以候使喚以梁漢臣充修汴京大內正使孔彥舟為副使謂漢臣曰賜金字牌子與卿去處如朕親行賜金銀緞錢絹各一百仍差都統阿史多木律寧統騎

軍二十萬駐劄于汴京城外防逃走工匠人夫工匠日支米二升半錢五十人夫亦如之正元三年梁漢臣孔彥舟至汴城正隆元年春起夫正隆四年畢工梁漢臣孔彥舟奏京城大內修造了畢又令人修造通州戰船遂起人夫抬榘木植打造戰船三等數千隻委兵部尚書蘇保衡徐文屯押仍于諸路刷鉄匠五千人押造人馬衣甲軍器有鄆州相州青州進到銅拔刀五千口改造敲刀又令東平府北京閔州太安軍集八百萬金女真渤海契丹漢兒五十萬山東兩路河北三路并魚大軍一十萬諸路番漢軍七十萬諸路捕魚梢工水手一十七萬番漢等軍共二百九十七萬令分八路入南界完顏仲統兵取長安鳳翔至西蜀完顏明統軍自西京至軍房汴京南潁昌府方城領縣鄧州字董統軍自南

穎州蔡州陵河河魯木律統軍自亳州武城順昌府光
 州乞伏赤朱自壽州合肥和州界耶律自青州齊至淮
 楚界兵部尚書蘇保衡御駕親征監修戰船蘇保衡奏
 臣被奉聖旨打造戰船元備通至定林口二百八十里
 陛下通河漕元水通州入海伏望特降睿旨行下措置
 帝宣漢臣來曰蘇保衡奏來稱通州不通水海口陸地
 二百八十里奈何漢臣曰臣起三路人夫開渠担水城
 游泥舟船夫拖入海行下蘇保衡即施行漢臣私曰賊
 君無道但得一路人夫叛我從中內應自奈我何自修
 燕京及大梁僉尉人夫工匠三百餘萬元一个丈夫也
 豈非天也蘇保衡起山東民開河担水挽舟自通州入
 定林口二百八十里人人稱冤道路嗟嘆而無一人敢
 叛者漢臣又奏西京洛陽好花宜巡幸看花正隆二年

二月幸洛陽一夜天降大霜羣花盡死不悅漢臣曰陛
 下降詔催促諸路大軍南取江淮元失其時天與弗受
 反遭其咎時至弗行復受其殃臣願陛下下一統天下混
 車書于萬里于是下詔催促馬軍步軍起行汴京宣梁
 漢臣孔彥舟撫問修內不意有人譖彥舟者遂賜酒酌
 之彥舟捧卮跪飲見彥舟背上彫青問曰何物也彥舟
 曰臣小年時不成器交人刺來曰卿如今成器敢做甚
 彥舟股慄命彥舟充西京留守起行至路藥發而死二
 年八月在汴京值中秋設宴百官翫月忽密雲罩月素
 筆作鵲橋仙詞曰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
 不知何處片雲來便有許通天障礙虬影撚斷星眸利
 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揮斷紫雲根要見嫦娥體態翰林
 學士祁祚被奏曰陛下棄大國宮殿遍幸諸州敗盟興師

無故舉事勞役生靈興工動土修造兩京之內開無用之河勞苦軍民嗟怨盈路太乙出現陛下轉以為幸殊不憚畏臣食祿于朝焉可緘默伏望陛下察天地之不祥收兵罷役通和南來復還故都四海九州咸稱聖德天下幸甚亮大怒曰斬之滅其族正隆三年二月下諭小龍虎大王兵五萬守蟾蒙右司虎牙位將軍六家奴守鎮上京會寧府木律侍中兵三萬守燕京中都葛王兵五萬屯齊鄆兩京兼津發糧草皇太子奉國衛將軍戶部侍郎張昌等守汴京御營前軍高年禮管押御前射雕軍一萬三千并圍子細軍三千御前提舉右將軍達耳明威前左將軍赤蓋明威御前前軍伽羅明前後軍西道總管興國奴將軍紫圍子細軍三千人令分五部一部五百人每隊六十人謀剋一人隊頭一人葫蘆

服一人牌頭二人飯食五人隊身五十人五年秋九月起汴京勅天使催保人路軍馬各一地方入南界進發時童謠言正軍三匹馬簽軍兩量鞋郎主向南去趙老送燈臺九月渡淮至來春屯駐差御前都統驃騎總管韓夷耶奏勅領軍南行臨發賜御製喜遷鶯詞曰旌筆初舉正馬力健嘶風臨江渚射虎將軍落雕都尉綉帽錦球翹楚氣張斷髮爭奮捲地一聲聲鼓笑談頃正長江齊駭六師飛渡北去無殿陛金印如斗獨任功名取斷取機謀垂髻方畧人事本無今古試舒卧龍韜韞果見功成朝暮沉江左雲霓以試玄黃迎迎路韓夷耶兵南進遣千戶莫利顏騎五百掠地遇大宋姚興馬軍五千餘至尉子橋遊騎探得遂報破敵軍統制在高高高請統領姚興再率四隊四百人出戰王權領衆回走采

石江口是夜多設其火地中明火徑虜教千伏路虜不能前遂得渡江屯駐東采石亮主軍和州兩岸相對入謀渡江是日准奏云本國大捷請陛下登舟早達建康主欲登舟亦蓋明威將軍奏曰陛下番船依小盡被南宋壓沉大江奈何陛下乘舟欲渡是梁漢臣賣陛下于南宋耳見敗舟奔岸亮大怒罵梁漢臣曰汝本宋朝舊臣朕高官厚位思過朝士不知紀極而敢反朕遂命亦蓋明威將軍斬漢臣于江岸虜主見諸軍敗回返和州詔天使催促海道大將軍蘇保衡有海船千戶韓宗愈降于李寶李寶追趕火箭燒番船盡沒盡降其軍正隆五年十一月亮至揚州東門外漢王廟建御寨詣瓜州岸望火江見本朝以戰艦水教江心旌旗麗日器甲鮮明艨艟海鯨戈船及獅子船姜子船于江心飛走布長

陣望北岸一弩箭射不到處打椰子聲絕排一字陣于浮玉聲喏諸船復回虜衆大駭亮為臣下曰此紙糊船何足道哉遂回揚州御寨有木突總管大懷忠總管肖這巴衆議曰即主堅欲渡江適觀大宋戰艦江心如飛甲士奮勇人船精銳我等皆北人走馬射弓馬上豈可乘舟與江南人戰大江多是死于江中不見鄉里大懷忠等早至御寨奏事見樂家奴將軍云即主昨晚大醉未起大懷忠等詢樂家奴郎主夜來有何聖旨樂家奴曰昨晚與妃后飲言三日渡江不得將大臣盡行處斬肖這巴以足臨大懷忠脚云來樂家奴曰若郎主起來大臣奏則個于是肖這巴大懷忠復回商議若不行殺逆我等死緣還鄉必死于此大懷忠云即主有園子細軍萬人護御又樂家奴將軍輕信奈何事有泄露死必無期

肖這巴云晚朝奏遣細軍東取海陵先請樂家奴將軍諭以禍福使必變動事可濟矣晚朝奏云臣等渡大江必能濟渡東泰州可令圍子細軍連夜追取所掠金銀盡以給賜一發渡江必能濟岸遣行是夜諸軍邀樂家奴將軍說云即主堅欲下江今南京沿江戰艘萬隻衝巨浪如飛我等盡魚鼈矣樂家奴曰諸人欲何如大懷忠等曰若不往弒逆定難回鄉樂家奴曰諸人舉事家奴願效愚誠肖這巴曰今夜三鼓伏萬弓于暗處使人舉喊家奴欲入云南人劫寨樂家奴先盜郎主劍以燭引郎主出帳諸人望燭明處以萬箭齊施家奴當被大懷忠曰若事濟拜家奴將軍東道大總管是夜三鼓亮醉入帳中聞外喊聲樂家奴入報云南人劫寨亮驚惶索劍甲樂家奴云恐人所盜臣帶于身家奴執燭引亮

荒急披錦衾出外家奴棄燭奔竄萬箭齊發射死亮大懷忠等引軍遁亮乃阿骨打長子宗翰之元子也宗翰生四子曰亮曰衮曰克曰方皆為亮所誅

神麓記曰

亮初登極惟有一親弟悟同衮以殿前都點檢為賀正旦使來我本朝都亮驛中病甚亮以天使催督返界歸國死又有一親弟判宗雍王克小名蒲霞為人溫克容貌偉秀蒞事精勤果斷不私衆人稱贊唯亮不甚和暢即位之後徙于外藩除西京留守大尹聞有說史者劉豫講演書籍至五代梁末帝以誅友珪之句克拍案厲聲曰有如是乎奴婢契丹人拷撻提點上告變云大王謀反宣召至燕斬而烹之二子皆賜死天德三年詔門下朕臨民而為父母必思安于兆民繼世而為帝王必思期于萬世是以定國家之計豈徒止于目前承祖宗

之謨不敢忘于在遠昨因撫綏南服分置行臺特邊防未定法令未具本非永設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逆事慮歲時之治凡天下固無親疎彼此人間各體君上之意務盡均平若能于公相之子孫閭閻之黎庶一視親之如朕之所喜無以加焉朕雖居人上之尊承萬方之統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如以太平為憂不敢以位為樂也自古帝王固有酣酒嗜音輟朝廢夕窮奢極侈耽樂是從雖有忠義之士犯顏逆耳一諫而有斥逐再諫而加誅戮則終杜諍臣之口無復敢言者朕非不知亦非不能所以者重念太祖皇帝艱難以取天下欲救民于水火之中雖欲自尊務承先志兢兢持守雖跬步不敢忘凡百官君子恃享爵祿于安平之時其可不念太祖艱難創業之功今朕求治之意交修不逮以熙庶績朕宣布詔令以告百官盖有五刑著在常典故使通聞庶有天下有守法奉公之吏朕所聞知必加進用自今後凡有罪者無或隱而相容凡缺望者必盡獄以取平庶共底于大寧以同享于極治咨爾有衆體于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四十四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四

張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張棟金虜圖經曰一京邑金虜有國之初上京府曰會寧地名金源其城邑宮室類中原之州縣解字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或車馬雜還皆自前朝門出入之路畧無禁犯每春正擊土牛父母士庶無長幼皆觀看于殿之側主之出朝也威儀體貌止肖乎守令民之訟未決者多攔駕以訴之其野如此至亶始有內庭之禁大變亦濶畧迨亮弒亶而自立粗通經史知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繼下求賢詔應公卿大夫芻蕘黎庶皆得以利害聞時上書陳經僻在一隅官艱于轉輸民難于赴訴不若徙燕會三年而有成正元四年亮率文武百官

三京土壘會編 卷一百四十四
駕始幸焉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
京中京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為中都
府曰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京邑始定焉都城之門十
二每一面分三門一正兩偏焉其正門四旁皆又設兩
門正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餘悉由旁兩門焉其門十
三各有標名東曰宣耀曰施仁曰陽春西曰瀨華曰立
澤曰新益南曰豐宜曰景風曰端禮北曰通元曰會城
曰崇智內城門左掖右掖宣陽又在外焉外門即墨書
粉地內則金書朱地皆故禮部尚書王兢書 一宮室
亮都燕遣畫工至京師仿宮室制度之濶狹修短畫其
數授之左相張浩輩按圖以修之城之四圍九里有三
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門分三中繪一龍兩偏
繪一鳳用金鍍銅釘實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兩

偏分雙隻日開一門無貴賤皆得往焉過門有兩樓曰
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二館
為本朝人使設也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
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通天門全改為應
天門觀高八尺朱門玉飾之金釘東向相去里餘又為
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
曰玉華北曰拱辰門乃殿九九重殿三十六間閣倍之
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又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
曰十六位乃妃嬪所居之地也西出玉華門同樂右瑤
池蓬瀛左杏村盡在於是 一宗廟金虜本無宗廟祭
祀亦不修自平遼之後所用執政大臣多漢人往往說
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
之廟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虜方開悟

遂築室于內城之東南隅雖創廟貌祀實文具制度極簡畧迨亮徙燕遂建巨闕于內城之南千步廊之東曰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以奉安太祖是太祖晟德宗翰亮又其東曰元廟以奉安元祖克者仁祖大聖皇帝楊割之父衰立遷亮父德宗于外室復奉安父懿宗宗堯于太廟其昭穆有序 一禘禘虜人本無禘禘至亮徙燕築陵于城之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又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意時奏議者多陳東郊祀配天之事亮取効中國舊制令別討論之禮官進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也禘當取夏四月禘取冬十月亮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大樂具九節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于正殿次日侵晨令導從人各服五色畫衣執旌幢斧鉞幡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

道駢肩而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迨御座衣元纁衣袞冕執珪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禮畢易之金輅服邃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 一山陵虜人都上京本無山陵祖宗以來止卜葬于護國林之東儀制極草創迨亮徙燕始有置陵寢意遂令司天臺卜地于燕山之四圍年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餘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龍吟峰巒秀拔林木森密真陵之處亮尋毀其寺遂遷祖宗父叔改葬于寺基之上又將正殿元位佛像處鑿穴以奉安太祖是太宗晟德宗翰其餘各隨昭穆序焉惟亶被弒葬于山之陰謂其刑餘之人不入焉 一儀衛金虜建國之初其儀制從簡止類中州之守令在內庭間或遇雷雨雖后妃亦去鞵禮亦足踐之淳如此亶立始設護衛將軍寢殿小底擎手傘子迨赴

燕始乘車輅袞冕儀從頗整肅特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問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金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沉煙和五韜六龍閑歌謠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至亮從燕知中國威儀之尊護從悉具若尋常行獵觀田多無定制或以數百騎或以數千騎前後皆執旗旗上繪一日至一大綉旗曰御坐馬傘或黃或紅如或緋駕出而大率制度與中國等道前者皆擎手傘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以錦團花袍金鍍銀帶簇金蛾拳脚幘頭雙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報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頭腰弓並馬而行弓矢一綉袋覆之得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細曲柄飾以文彩以護軍執之以為儀式曲蓋後曰御坐馬左右二副點檢

領之馬後曰侵殿小底衣大乘騎護衛將軍一等止無弓矢而腰以紅袍袂又得數百及駕或乘逍遙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首烏其上張蓋表裏皆黃羅柄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數又其後曰馬軍栲撻隨焉馬一旗幟虜人以水德凡用師行征伐旗幟上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為主尋常車駕出入上用一色白旂與後同乘加月焉三旂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旂即以紅帛為日刺于黃旂之上月旂即以素帛為月刺于紅旂之上又有大綉日月旂二如裕享大禮冊對一一循古制旂旒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外有五星連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天海馬二鷹集太白二近御又張一大旂其制極廣紺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又有數十護之各施

大繩以備風勢名曰盖天 一冠服虜之君臣之服大率與中國相似止左衽異焉雖虜服亦左衽其臣下之服不從乎職而從乎官如五品服官便可衣五品服雖職上下並不改至于服緋紫亦無歲月可限但官與服色等則服焉如文武臣四品皆橫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自許焉 一虜之官品本尊唐制又以本朝之法并違法叅而用之文則即與大夫武則校尉與將軍其勲爵食邑皆同焉至二品文武混而為一亮立漸加損益如中亮改中憲奉德改朝列又增崇進榮祿二官至衰再以中大夫行大定官制焉 一取士金虜雖夷狄中至賤者初無文物自侵遼之後所在處以科舉取士遂有藩州榜平州榜真定榜是也至天會十年海內小安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鄉

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士有未顧起者州縣根刷遣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上一場殿試則詩賦加論經義上試策榜與魁各分焉是年趙洞為詩賦第一人孫九鼎為經義第一人並補承議郎第二人奉德郎第三人承奉郎餘不限甲次盡補承事郎科舉由是而定亶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為雜科亦設鄉府省三試中選之並補將仕郎迨亮弒亶自立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試鄉聚于州限三人取一府試分立處河北東西兩路中都于大興府臨潢會寧東京等路于大定府西京路河南北路于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西兩路于東平府南京開封府京兆鄜延慶原熙陳等路河中府並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為定格殿試日點落中第之人多寡不

等臨期取旨又將一人特贈一官授正仕郎餘並授從仕郎次舉又罷經益專經神童止以賦詞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衰立于府省試各添策論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議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並賜緋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 一屯田之制本出上古虜人非能遵而行之偶爾符合屯上古之治尤簡廢偽齊豫後中州懷二三之意如治田均屯田軍非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計其戶口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烏珠不多餘並無支給若遇出軍之際如月給錢米不過數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嘆今日屯田之處大名府路山東東西路河北東西路南京路關西路四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多不過五百所

居止虜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路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一用師虜人用兵專尚騎間有步者乃簽差漢兒悉非正虜人敗勝全不責于市惟運薪水掘壕塹虛勢投糧草而已不以多寡約五十騎為一隊相去百步而行居常以兩騎自隨戰騎則閑捧之待敵而後用又有一貼軍曰阿里喜如遇正軍病即以貼軍代行都主兵官曰天下兵馬大元帥次曰左副元帥右副元帥左副都統又其次曰逐軍萬戶每一萬戶所轄十千戶一千戶轄十謀客謀客未一謀客轄兩蒲輦蒲輦五十也自萬戶至蒲輦階級雖設尋常飲食酒畧不問列與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每有事未決者會而議之自下而上而各陳其策如有可採者不擇人而用之其臨大敵也必以步軍當先精騎當兩翼之

或進或退可見而前弓矢亦不安發虜流有言曰不能
有打一百餘個回何以為馬軍蓋騎先乎往衝突而已
遇敵亦不散去則逐隊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極長
刀劍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護膝微存馬甲亦甚輕
焉 一田獵虜人無他技而喜者莫過田獵昔都會寧
之際四時皆獵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時
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
隨焉每獵在以隨駕之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
猪鹿散走于圍中虜主射之或以鵬隼擊之次及親王
近臣出圍者許人捕之飲食陰處而進或以親王近臣
共食遇夜則或宿于州縣或宿于郊野無定亮以子光
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褒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
諫曰飯僧曰作樂曰圍場其重田獵也如此 一刑法

金虜有國之初立法設刑悉遵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
物曰沙袋以草為囊實之沙石繫于杖頭有罪者持而
挾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焉亶立執政大臣多
中州漢兒人始有損益如此沙袋之治至皇統間天下
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年
除亮弒亶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以
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絞也流者所犯
之人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屬也徒者本人春秋云徒
實拘役也徒立五年以上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
四年決杖一百八十三年一百六十二年一百四十一
年一百二十杖無大杖上以荆杖決臂實數也拘拘役
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
之土工使之雜作無用不可脚腕以鉄為科鑱鑱之罪

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年限滿則逐便不妨
依舊為百姓刑法大率與舊制不相遠惟僧尼犯奸者
死強盜則不論得財與不得並處姦強者死與古法異
矣 一京府節鎮防禦州軍京都五處上中都 大興府

南京開封中北京大定東京遼陽西京大同總管府十

五處平陽府建雄真定府成德益都府鎮海東平府天

軍京兆府宋興大原府武勇大名府天雄河間府瀛海

慶陽府安國臨洮府鎮洮鳳翔府鳳翔會寧府延安府

漳武咸平府安東臨潢府

散府八處河中府護國濟南府德興歸德府宣武河南

府德昌平涼府平涼廣寧府興中府彰德府節鎮二十

八處絳州絳陽定州定武邢州安國懷州沁南萊州定

軍密州安化澹州橫海潞州昭義汾州汾陽冀州安武

代州震武同州定國雄州永定保州順天平州興平兗

州代定邠州靜難涇州彰化朔州順義奉聖州武定衛

州河平蔚州忠順義州葉義計州昌平徐州武寧豐州

軍天德雲內州開遠嵐州鎮西鄧州武勝鄜州保大鞏州

軍通遠隆州利涉錦州臨海應州彰國潘州昭德宗州歸

軍懿州寧昌秦州德昌防禦二十二處博州德州洺州

棣州孟州濠州沂州清州蔡州鄭州濬州宿州泗州陝

州陳州隴州秦州鞏州潁州河州刺史七十四處解州

景州沃州澤州石州耀州蘭州會州環州原州汝州隰

州德順州涿州薊州灤州辰州曹州淄州登州濱州濰

州嵩州單州唐州祁州遼州沁州海州思州濟州邳州

開州乾州磁州丹州坊州寧州易州通州順州霸州遂

州立州安肅州信州韓州安州慶州澄州復州貴德州

州立州安肅州信州韓州安州慶州澄州復州貴德州

弘州宣德州武州滑州睢州壽州建州莫州蠡州威州
 獻州吉州忻州管州濮州商州號州洮州寧邊州東勝
 州淨州軍十六並改作叅安州秦安軍改滕州勝陽軍改寧海軍
 寧海平定州平定軍改鈞州潁昌軍改莒州城陽軍改苛嵐州苛嵐軍改寧
 化州寧化軍改保德州保德軍改隰州大山軍改綏德州綏德軍改保安州
 保安葭州晉寧軍改鎮戎州鎮戎軍改積石州積石軍改來遠州來遠軍改
 一地理驛泗州至臨淮縣六十里臨淮至青陽驛八十
 里青陽至虹縣八十里虹縣至靈壁縣六十里靈壁至
 靜安鎮六十里靜安至宿州六十里宿州至蘄澤鎮六
 十里蘄澤至柳子鎮五十里柳子至永城縣六十里永
 城至贊陽三十七里贊陽至會亭鎮三十七里會亭至
 穀熟至南京四十里南京至寧陵縣七十里寧陵至拱
 州六十里拱州至雍丘縣七十里雍丘至封丘縣六十

里封丘至胙城縣四十里胙城至沙店河南鋪四十五
 里沙店至滑州四十里滑州至濬州二十五里濬州至
 皮家庄三十五里皮家庄至陰陽縣四十里陰陽至相
 州三十里相州至豐樂縣三十里豐樂至磁州三十里
 磁州至台城鋪三十里台城至邯鄲縣三十里邯鄲至
 臨洺鎮四十里臨洺至沙河縣三十五里邢州至都城
 店二十五里都城至內丘縣三十里內丘至范縣店十
 五里范縣至柏鄉縣二十五里柏鄉至江店十五里江
 店至趙州二十里趙州至欒城縣三十里欒城至靈店
 鋪三十五里靈店至真定府二十五里真定至古縣南
 鋪三十里古縣至新縣三十里新縣至中山府四十五
 里中山至望都南七里店四十里七里店至涇陽店四
 十里涇陽店至保州三十五里保州至梁門四十五里

三月七日會編 卷二百四十四 力志官

梁門至故城店三十里故城至黃村舖三十里黃村至
 澤畔舖三十里澤畔至涿州三十里涿州至劉李店三
 十里劉李至良鄉縣三十里良鄉至蘆溝河舖三十里
 蘆溝至燕京三十里交亭至潞州三十里潞州至三河
 縣三十里三河至下店四十里下店至邦軍店三十五
 里邦軍至薊州三十里薊州至羅山舖三十里羅山至
 玉田縣三十里玉田至沙流河四十里沙流至永濟務
 四十里永濟至榛子店四十里榛子店至七箇嶺四十
 里七箇嶺至峯赤口四十里赤口至平州四十里平州
 至雙望店四十里雙望至新安四十里新安至舊榆關
 三十里舊榆至潤州三十里潤州至千州四十里千州
 至南新寨四十里南新至來州四十里來州至十家店
 四十里十家店至溢州四十里濕州至揚州館五十里

揚州至桃花塢四十里桃花至童家庄四十里童家至
 胡家務四十里胡家至麻吉步洛四十里步洛至新城
 四十里新城至茂州四十里茂州至楊穩寨四十里楊
 穩至軍官寨四十里軍官至顯州五十里顯州至沙河
 五十里沙河至兔兒塢 里兔兒至梁魚務三十五
 里梁魚至大河六十里大河至廣州七十里廣州至潘
 州六十里潘州至蒲河四十里蒲河至興州四十里興
 州至銀州南舖五十里南舖至銅州南舖四十里銅州
 至咸州南舖四十里咸州至宿州南舖四十里宿州至
 安南舖四十里安州至夾道店五十里夾道至楊柏居
 四十里楊柏至奚營四十里奚營至沒瓦舖五十里沒
 瓦至木阿舖五十里木阿至信州五十里信州至威州
 四十里威州至小寺舖五十里小寺至勝州舖五十里

勝州至濟州四十里亦至東鋪二十里東鋪至北易州
五十里北易州至賓州七十里渡混同江賓州至報打
孛堇鋪七十里堇鋪至求流河三十里求流至阿薩鋪
四十里阿薩至會寧二鋪三十五里二鋪至會寧頭鋪
四十五里頭鋪至上京五十五里上京至燕二千七百
五十里燕至東京一千三百一十七里自東京至泗州
一千三十四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五
災興下帙一百四十五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范成大攬轡錄曰過蘆溝河三十五里至燕山城外燕賓
館自館行柳隄緣城過新石橋中以權子隔馳道從左
邊過橋入豐宜門即外城門也兩旁皆短牆有兩門東
西出大路有兵在牆後玉石橋石色如玉石上分三道
皆以欄楯隔之雕刻極工中為御路欄以權子橋四旁
皆有玉石柱甚高兩旁有小亭中有碑也龍津橋入宣
陽門金書額兩頭有小四角亭即登門路也樓下分三
門中門為御路常闔皆畫龍兩旁通行皆畫鳳入門北
望其闕由西御廊首轉西至會同館出復循西廊首橫
過至東御廊首轉北循廊簷行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

節一門路東出第一門通御市二門通球場三門通太廟中有樓將至宮城廊即東又百間其西亦然亦有三門但不知所通何處望民居東西廊之東馳道甚濶兩旁有溝溝上植柳兩廊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宮闕門戶即純用之葱然翠色道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舊常名通天門下亦開五門兩夾有樓如左右昇龍之治東西兩角門每樓次第攢三簷與夾樓接極工巧端門之內有左右翔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入左掖門宜左循大安殿東廊後屋行入敷德殿自側門入又東北行直東有殿字門曰東宮牆內亭觀甚多直北南面列三門中門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念通門自念通東小門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禧集門尚書省在門外又西則右嘉會

門四門正相對入右嘉會門門有樓與左嘉會門相對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侍班有宣入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圍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幙頭團花紅錦衫散手列入仁政門蓋隔門也至仁殿有大花檀可半庭中雙鳳殿兩旁各有朵殿殿之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兩悉有連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竿鎗黃旂畫青龍西立者金纏竿鎗白旗畫黃龍直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門下者皂袍弓矢殿兩角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士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車行上東階却轉南由露臺北行入殿闕謂之欄子虜主幙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背皆有龍大屏風四壁帟幕皆紅綉龍拱手皆有綉衣兩楹門各有火出香金獅蠻地補禮佛毯一殿兩

旁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立遙望前後殿屋喔處起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所謂窮奢極侈者煬帝亮始營此都規模多出于孔彥舟役民夫八十八萬共軍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地皆古墳塚悉掘桑之虜既蹂躪中原國之計度強效華風往往不遺餘力而終不近似今虜主既端坐得國其徒益治文飾以炫之始則大修官制其大定二年二月詔畧曰建官咸則三代分職仍總六卿宣化適遐服采內外卑高以序名位有倫舊或舛差理宜增損散者併其繁劇者益其睽恚命司存草役允當其新定官制令尚書省鑄行所未定制者曰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曰尚書省有令及左右丞相又有平章政事為宰相官左右丞叅知政事為執政官左右司郎中員外

郎為之屬曰六部有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曰都元帥府有都元帥左右副元帥監軍都監曰樞密院有使副僉書曰大宗正府有判大宗正事及同判同舍又有丞及宗室將軍之目曰勸農使司有使副曰殿前都點檢左右副都點檢左右衛將軍及符寶郎官直將軍官籍監副監鷹坊及近侍器物尚廊尚輦四局皆有使副武庫武器二所令丞頓舍官諸直長皆隸焉曰宣徽有左右使同知同僉院事判官及拱衛直客省引進司尚儀尚衣尚食尚藥宮園四局使副東西上閣門使副通事舍人供奉班都知判官內供奉押班御院通進太醫院教坊提點使副判官御藥院都監宮苑司尚醞典客二所令丞侍儀局使知長等皆隸焉曰御史臺有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及登文檢院知院同

知院隸焉曰翰林學士院有學士承旨學士侍講侍讀
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應奉文字等官承旨至直學士
帶知制誥待制至應奉帶知同制誥司天臺提點監少監
判官隸焉曰國史院有同修史編修官曰太常寺大丞
博士太祝奉禮物律耶之屬太廟郊社諸陵大樂四所
令丞等隸焉曰秘書監少監丞郎秘書郎著作局官佐
郎及筆硯書畫二局知長隸焉曰諫院有左右諫議大
夫補闕拾遺曰大理寺有少卿正丞司直評事曰國子
院有祭酒司業丞博士助教曰記注院有修注曰大府
監有監少監及丞左右藏庫使副左供所都監太倉酒
坊市買司使副鈎盾所令丞等隸焉曰少府監有監少
監丞文忠尚方圖畫裁造文綉織染甄官上林八所令
丞諸直長等隸焉曰都水監有監少監丞及御道司管

當司隸焉四曰方館曰內藏庫曰法物庫曰催貸務皆
有使副曰都城所有提舉左右廂官受給官曰惠民司
有令丞曰承發司置管當司管當曰尚書省堂厨曰公
使酒庫曰交鈔庫曰印造引鈔庫皆有使副曰直省局
有局長副長曰管當尚書省樂工有名無名曰宮師府
東宮官也有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詹事院有
詹事少事左右衛率府副率左右監僕正副正掌寶典
儀贊儀直內郎丞典食丞侍藥奉藥掌欽令丞家令丞
司經司藏司倉皆有副左右諭德左右贊善等皆隸焉
曰親王府屬官有長史府掾文學又有諸京留守同知
留守副留守留守判官諸京都轉使運及同知使副使
判官招討使諸府尹諸路轉運使及同知副使判官諸
節度使副同知使事諸府同知諸州刺史同知防禦同

知總軍招討都監猛安謀克群牧防禦使諸京兵馬都副指揮使警巡使判官諸府軍都指揮使提舉漕運解鹽司及同提舉諸京諸路都總管判官京府諸府招討節度觀察判官留守諸府推官節鎮錄事防禦判官都巡河京府運司節鎮諸州司獄知法等為在外職事官又有諸知事主事都事典事等為受職此其分職之序也又叅知文武散官列為正從九品開府儀同三司崇進特進金紫光祿金紫榮祿光祿榮祿資德資正宣奉正奉通奉中奉太中中議中憲中散中靖中順朝請朝散朝奉朝列朝政奉議奉直大夫承議承德承奉承直承務儒林文林承事徵事從仕登仕將仕等郎為文散官自榮祿大夫以上文武通得為之龍虎金吾衛驃騎奉國輔國鎮國上將軍昭武昭毅安遠定遠大將軍廣

威宣威建威振威明威信武顯武經武宣武武功武德武義將軍等 信承信奉信昭信忠武忠顯忠勇修武宣武保義進義等校尉為武散官又有正儀欽授明時頒頒朔保章司元等大夫天授靈臺候儀司政平秩正序挈壺司曆司晨等郎為司天官保寧保康保安保順保和保冲等大夫保全成全成和醫正醫効醫候醫痊醫愈等郎為太醫官中尹中侍中御中儀中閣中諫等大夫通侍郎御侍直御直司謁司閣司供司奉司引等郎為內侍官以上三色官皆不過從四品亦以上柱國至武騎尉為勳官其封邑陰補皆有正法正食邑止萬戶實封止千戶其下降殺皆准此至縣男止三百戶一品蔭子孫等七人二品六人其下降殺皆准此至七品止蔭一人又有佩服之制文武五品以上服紫七

品緋八品九品綠武官並服紫自天子而下有玉帶玉
 雙魚玉魚金魚及金笏頭毬大荔枝御仙花及烏犀紅
 鞞等帶皆金魚服緋者紅帶銀魚武官自二品以上得
 佩魚其詰身有翔鸞雲鶴龜蓮魚藻瑞草等婦人則雲
 氣瑞蓮芙蓉雜花等錦金鸞鷓鴣等羅其封國亦有大
 國次國小國之別頭銜亦有行首試之充之辨其曆曰
 大明曆一道忌日十二亦有通行小本曆頭與中國異
 者每日互註吉凶謂如庚寅歲正月二日出行乘船動
 土凶拜官吉之類而最可笑者虜本無年號自阿姑打
 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曆通具百二十歲
 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虜無年號乃選造以足
 之重熙四年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各十年盛昌六年乾
 統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于天輔又以其竊據

之地分更離合為十四路曰中都路大興府為首即燕山府

通薊易涿順灤平雄霸保安遂安肅名十二州總三十

九縣屬焉曰遼陽府為首會寧咸平廣寧三府瀋濟辰

復川澄貴德名信肇韓十州總二十七縣屬焉曰遼西

京西路大同府為首天德一府為內名武豐蔚東勝名

奉聖名應寧邊名洪宣化名朔十一州總三十一縣屬

焉曰南京開封府為首河南歸德二府潁川一軍曹睢

壽鄧陳鄆泗單陝唐汝亳蔡高潁十六州總一百六縣

屬焉曰北京路大定府為首臨潢興中二府和益錦宗

慶懿秦建八州總三十二縣屬焉曰河東路河間府為

首蠡莫獻冀深清滄景八州總二十九縣屬焉曰河北

路真定府為首威趙虜改邢相磁定祁洺濬衛十州總

五十二縣屬焉曰山西路東平府為首大名府勝陽秦

安二軍濟恩濮開滑邳宿兗博德十一州總六十三縣
 屬焉曰山東路益都府為首州即青濟南府城陽寧海二
 軍雜濱沂密淄登萊七州總五十縣屬焉曰河南路平
 陽府為首河中一府隰耿澤潞遼沁孟德絳解十州六
 十六縣屬焉曰河北路大原一府為首嵐忻汾代石五
 州晉寧大山寧化岢嵐平定五軍總三十五縣屬焉曰
 京兆路京兆府為首鳳翔府商乾耀華號邠同七州總
 五十七縣屬焉曰鄜延路延安府為首坊鄜丹三州總
 十九縣屬焉曰熙秦路臨洮府為首蘭鞏隴會秦洮河
 七州積石鎮戎德順三軍總十六縣屬焉曰慶原路慶
 陽府為首平涼環慶涇原四州總十七縣屬焉凡府三
 十四節鎮三十七防禦二十三刺史七十三軍十六留
 守四轉運十四使人見虜之日畧得其廷臣名氏曰領

省太尉尚書令李石元妃之父也稱皇丈人起復左丞
 相紇石烈良弼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左右平章完顏令
 喜完顏夕刺左右丞石琚孟浩皆兼太子師傅參政魏
 子平完顏德受左右宣徽使敬嗣暉耶律後同知宣徽
 院韓綱殿前都點檢完顏習列左右副點檢烏古論忠
 弼烏古論元忠判宗受王不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宇戶
 部耶律道禮部楊伯雄兵部高壽星刑部高德基工部
 張恭愈御史中丞李天瑞工部侍郎張汝霖侍御史完
 顏德溫梁肅翰林待制鄭子昉秘書監楊邦基太府監
 兼客省使梁彬都水監耶律寶大理卿李昌國闔閭門
 使盧珙內藏庫使兼國子祭酒王可道左司員外郎張
 汝弼右司張享兵部郎中田彥舉虜主有八子長曰越
 王判大興縣其母死矣次為太子母方寵次隋王次潘

王次瀛國公餘未詳多內寵其最貴者有元德淑立温
 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數妻多少視官品以先後聘
 為序民惟得一妻族帳部曲錄 主兵官統烈志學字
 從道以護衛將軍出身授保州同知因契丹窩幹逼燕
 山召為右翼統軍既滅窩幹拜尚書右丞相天下兵馬
 副元帥為人有兀术風勢 夾谷原字仲恭其父先曾
 作西南路招討使死襲封千戶繼為副點檢後除西北
 路招討統軍夾谷中原之北甚知兵嘗為右副點檢後
 除右翼都統 烏古論執中正女真人頗知書見知吾
 昆魯神部族節度使石惇中女真人任益都尹兼右翼
 統軍 納合士舉女真人文舉之兄也頗知詩任冀州
 節度使兼彈壓一路盜賊 唐國禮安字仲和亮之妹
 壻也自陝總管入拜叅知政事極能文知兵 赤盞順

忠女真人為開州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 温迪罕察

刺刺音女真人住東平府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 完

顏狗糞元幼年世襲止以小名授官因而名焉見住大

名府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 蒲察門三小名三門自

幼襲封因而名焉威將軍見住益都府千戶兼管屯田

軍 完顏塔懶銀洙大王之孫任西北路招討知大興

府亮死為河南兵馬副元帥 耶律執中契丹人曾作

右副點檢兼管漢位軍 耶律勸察使人往往不知其

名止以勸農呼之亮寇淮甸除威勝統軍弒亮者此人

首為謀也葛王立除平章政事 肖母里哥契丹人住

河南府總尋池東上閤門使右副都檢 耶律母里哥

勸農之子自宿直將軍弒亮後除蠡州刺史又除右翼

都監 肖五斤契丹人曾知順昌府葛王立除河中府

統軍 完顏阿喜娄宿之孫背約主兵今為陝西副元帥 肖德器契丹人德温之弟曾為右監軍 肖頤契丹人右丞頤之弟為京尹兼右翼都監 徐文本舊都人徐大刀是也知萊州以控海道 張忠彥本都發還人亮寇淮甸除步軍都統軍後除真定總管 郭安國燕人藥師之子亮寇淮日為先鋒 郭端孫安國之子亮時為右護軍 宰執翟永固燕山良鄉人亮與葛王兩作相 蘇寶衡雲中府人亮寇淮為水軍都統葛王除右丞跛一足 石琚字子美中山人亶朝狀元及第是年出君子能進人之情賦葛王立除參知政事 魏履年元奉聖州人狀元石琚榜葛王立除參知政事 敬嗣暉易州人石琚榜下及第亮時為宣徽使尋除知政事亮貶為庶人次年復官召為宣徽使 趙永錫燕

人葛王立除司空謂之槐林趙開者是也 任熊祥燕人遼時及第葛王立除少師 李受渤海人葛王立母舅嘗為參知政事 侍從梁球廣寧府人石琚下及第亮時為戶部尚書葛王立復為戶部極有才 王兢字無競相州人乃本朝王炎之親兄嘗為禮部尚書 胡勵字元化山東密州人少被虜韓昉子從良榜狀元及第是年出好生德洽民不犯上賦亮時為刑部尚書葛王立改翰林承旨 馬俸燕人石琚榜及第亮時為御史中丞葛王立除為御史大夫 張恭愈字師韓廣寧府人狀元孫用康榜第二名及第亮寇淮甸時為謀主修船造軍器皆本人主之除戶部郎 蔡珪字正父杭人蔡清及古之孫松年之子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張汝霖字仲潭遼陽人太師浩之子

亮時特賜及第尋復正奏名及第亮時在翰林院葛王立遷吏部侍郎 張汝為字仲宣汝霖之兄浩之長子石琚榜及第葛王立貶為庶人次年復官除戶部侍郎郎 劉仲山字山甫中京人特賜進士及第常為禮部侍郎 李天吉燕人貌豐美姿長髯狀元胡勵榜及第亮時雍州復為大興尹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高懷忠大定人特賜進士及第葛王立除國子監祭酒 高懷正懷忠之弟特賜及第為吏部侍郎葛王立因而任用之 蕭蕪字和丹契丹人右丞慶之弟亶特賜及第亮時為翰林知學士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館閣臺諫鄭子昉字純大定人先于亮初僭時狀元楊建中榜第三人及第出天錫勇智正萬邦賦除翼城縣丞被召除書畫直長至長元四年亮令再試狀元及第是年出不貴

異物民乃足賦亮時為翰林修撰尋遷修起居注葛王立除為殿中侍御史蕪侍讀學士 張景仁字受甫廣寧人劉仲淵榜別試及第久任翰苑葛王立除翰林侍讀學士 楊伯雄咸平府人狀元劉仲淵及第葛王立除翰林直學士 楊伯仁伯雄之弟狀元王彥潛別試及第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王彥潛河間人亶時狀元及第是年處文以足言行而遠賦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綦戩字天錫山東膠東人少被虜亮特賜及第授翰林應奉文字葛王立遷待制 劉機字仲章益都府臨朐人幼年被虜在葛王家葛王父潞王放從良應舉狀元楊建中榜上甲及第葛王立授左拾遺凡事多謀取于彼其人足智畧又純粹士多歸之 孫用康字游古燕人亶時狀元及第葛王立除翰林修撰 呂宗翰

字周卿燕人亮時狀元及第葛王立除翰林修撰孟
京獻字女之開封人葛王初立時四元及第解試建官
惟賢天下治賦府試立政惟人不惟官賦省試夙夜求
賢務在官民賦殿試所治臨制則臣民農服賦授翰林
應奉文字同知制誥尋除右贊善大夫任忠傑山西
天戒人亮時狀元是年出賞罰之令信如四時賦授翰
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李昉顏獻州人亶時因作省
元下第特賜及第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王堪
棣州人亶朝經義及第葛王立為翰林修撰監畢逢
古潘州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太府少卿徐
之方狀元劉仲淵榜及第葛王立除少府太卿監燕山
田玉人任侗燕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都水
使者任侗字子美侗之弟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

立除秘書少監田穀廣寧人狀元石琚榜及第亶時
坐欺罔黨因貶為庶人葛王立復官除工部員外郎
馬柔德字周卿廣寧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亶時與田
穀等坐欺罔因貶為庶人葛王立復官授工部員外郎
王仲通字達夫閭楊人又云中京人狀元石琚榜及第
亶時與田穀等坐欺罔為黨因貶為庶人葛王立復官
除禮部郎中王從龍字雲卿山東密州人亶時經義
狀元葛王立除太常少卿孔固字德遠孔子四十七
世孫狀元王堪榜及第葛王立除宣徽判官楊蟠字
子飛中京人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授宣徽判官
官張錫字永山燕山遼陰人又云燕山武康人狀元
孫用康榜及第葛王立授左司員外郎王全黃龍府
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亮時為右司郎中葛王立授左

司郎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六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六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己亥盡五日癸卯

十二月一日己亥朔趙搏克蔡州 搏屯于麻城也被命
依前駐軍蔡州會鄂州都統吳拱荆南都統李道進取
中原初搏離蔡州日留李詢為知州而偽刺史蕭楸德
入蔡州詢遁去搏取新息縣拱與道之新息皆不能入
金人游騎日相望搏謂若此宜以待二都統甚喜然曠
日持久非兵家必勝之道萬一金人增兵雖欲復取蔡
州必難不如長驅而入之率兵疾趨迫城下楸德聞搏
至為寨相拒兩日不出戰己亥夜漏未盡搏將士潛師
入乘城楸德遂遁搏既再得城與諸將議曰蔡州形勢
之地虜所必爭且陷偽久無樓櫓雉堞荒榛如隄岸蕭

林德棄之去者知其不可守也今吾衆不過四千朝廷有命使守之虜人必再謀攻我在我者宜有以待之于是稍加修治搏遂復以李詢依舊為知州

知通州崔邦弼降官放罷 知通州崔邦弼聞金人陷秦州劫掠罄盡欲棄城遁去恐百姓不從己亥夜二更後遣人入城內外縱火三十餘處乘喧鬧出城渡江往福山通判趙不恠已先期而遁料角統領官盛佺所統人隨邦弼出城因而潰去先是提舉茶鹽司得朝旨存留海門淨海兩縣船為料角探望及搬運錢糧而邦弼不恠點留裝載宅庫兵吏家屬後為提舉王珏暗發邦弼不恠各降兩官放罷時邦弼既致仕盛佺亦降兩官

吳拱等收復鄧州 新除湖北京西北路招討使吳拱荆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道主管京西南路安撫司

公事郝最黃旂走報遣發將官劉草等十二月一日至鄧州新野鎮地名龍鼻劫中番賊寨柵殺死番賊棄頭不斫其賊拔寨退走入鄧州至十二月六日番賊棄城逃遁收復鄧州了當草等統押軍馬會合忠義首領孫顯等粘縱追襲外委是勝捷

二日庚子得金國公牒報班師通好 是日金國牒云大 全國都督府牒南宋鎮江府正隆無道獨意起兵以致廢殞今別立新主正議班師依舊通好邊上知此報國 御營修衛使太傅和議郡王楊存中侍衛馬軍御前諸 軍都統制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淮荆襄叅議軍事虞允 文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謹奏以聞既而北壘亦 具亮之死狀來求和

金國移牒三省樞密院 大定大都督府牒移宋國三省

樞密院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明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牒具如前事須牒宋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光祿大夫左領軍督監開國公蒲察龍虎衛上將軍右領軍都監徒單右領軍監軍榮進左領軍監軍潘國公徒單儀同三司右領軍副都督 國公銀青光祿大夫右領軍大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大都督齊國公 都督府回金國牒 牒云今月一日承來牒照驗正隆廢殞事除已繳奏外須議移文牒請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侍衛馬步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御營宿

有缺脫

衛使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晁公志敗盟記曰是時行府都視江淮荆襄軍馬而去督視諸路者以金人稱大都督來議和故我不可示之以弱也

三日辛丑督府發提旂至行在 帝曰大酋既已殄滅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令即日襲逐固可使隻輪不返然多殺何為但檄諸將迺遷進師會合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民足矣

召虞允文赴行在 允文既至入見上慰勞有加允文奏曰此廟社神靈陛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焉上嘉賞再三有旨論功行賞張振時俊王琪盛新戴舉以功力顯著人轉三官其將士亦以次推恩允文奏曰昨來采石事勢危急臣于振等行陣間許以重賞振等効死力

戰三官恐未足耐其勞乞回臣在官職推賞振等上
曰向江上得諸校致力其功豈可忘尋改張振等正任
承宣使觀察使虞允文繼論奏車駕進發而虜尚有在
淮東西者今當督淮上之兵斷虜之歸路發鎮江建康
之兵為掩襲之舉可無噍類上深然之命淮上措置而
諸軍已先過江

御製完顏亮畫贊 金虜曰亮獨夫自大弑君殺母叛盟
犯塞殘虐兩國屢遷必敗皇天降罰為戎狄戒
四日壬寅成閔收復揚州

禁止州郡科斂獻納之弊 臣僚上言竊以國家不得已
而用兵調度既費固不貲陛下愛惜民力不忍一毫取
之于民盡出內帑以佐國用恩至渥也昨因臣僚援舊
式故事乞各州富民使得輸財以助邊因臣具請而行

之今州縣長吏不務體此乃科斂五等人戶或以物力
高下或計田畝多寡出錢作本州獻納以為己功是豈
朝廷之意哉此風不懲為擾未已臣愚欲望聖慈特賜
宥旨如諸路州軍欲助軍興者不得輒科予民若上戶
自獻助具以名聞當議推賞以示旌勸使富者銳于樂
輸貧者免于橫斂則天下幸甚從之

邊臣賀表 表曰醜虜叛盟方恣行于狂悖皇天震怒俾
亟就于誅夷宗社增休遐邇多慶臣竊以夷狄之患古
今所同惟其空國而來必有塗炭之敗然淝水之戰終
決斬于符融而澶淵之師反獸殲于撻覽至戎酋之遭
戮實曠古之罕聞恭惟皇帝陛下德備聖神資全智勇
大國而事小國本大度以兼容至仁而伐不仁果何憂
于布凱豈期妖孽敢肆憑陵恣驅番漢之民入擾江淮

之地毒流南北憤激神人爰假手于群兇用倒戈于元惡風驅電掃行淨洗于胡塵地闢天開期盡還于禹跡遂使車書之混一訖興禮樂于昇平臣等猥守藩條豫聞邊事方虜之尚在曷勝臣子之憂今王心必載寧永通天下之喜

賜新復州軍赦

尚書省牒刑部門下朕以涼薄之資履

艱難之運披圖慨歎念未清九縣之塵仰胆焦勞詎敢忘一日之頃然而誠不足以享強寇德不足以保遺黎致承平之故區寢隔絕于異域列聖之境未復兩宮之狩莫還恨抱終天悲纏率土痛心疾首隕涕汗顏茲逆虜之干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往揚耆定之功羣豪倡義以雲從列郡聞風而響應扶杖而濡德化率多羸老之餘簞食以迎王師復喜威儀之見遂日闢

于百里曾不頓于一兵元惡就屠餘黨悉潰賈將帥之餘勇盡還祖宗之舊疆重念中原之人淪胥左袵之俗墜衣冠于塗炭變禮義于腥羶頭顱莫保于淫刑閭里恚空于重斂矧用脅從之暴豈惟誑誤之人宜推存宥之恩誕布維新之令可大赦新復州軍應新復州軍並限赦書到日以前罪人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祖宗帝后陵寢自經隔絕久未展省本路招討使到日同本處官吏躬親前去朝謁如法修奉務在嚴潔以稱朕孝思追慕之意淵聖皇帝梓宮及天眷尚在沙漠抱恨無窮若中原與諸國能津致扶護來歸者賜銀絹五萬疋兩如願補授官資人優與推恩勘會白溝河忻代等處一帶係本朝舊界仰諸路招討使統率大軍到日不得越境於戲天開

地闢允臻恢復之期雲施兩行式欲來蘇之望尚賴適遐之衆咸懷忠義之誠共集大勳永清四海

林栗上宰相劄子言進軍恢復 劄子曰某昨日獲見虜中闕牒退有深念虜人於我有不戴天不反兵之讐今又渝盟稱兵踐蹂兩淮荼毒生靈暴骸滿野潛師海道視我為肌上之肉猖狂顛蹶亘古未聞禍極凶殫自貽屠裂揆之常理其衆若不投身歸命便宜奔潰逃歸今乃按兵江淮議立新主從容移檄令我戢兵以愚觀之其說有二一者諸將玩寇之罪二者同乘舟遇風之勢何謂諸將玩寇之罪兩軍相持唯伺間隙設其國中內亂千里之外勢猶可乘今距一江而彼有弑逆之釁倉皇顛沛之間縱兵掩擊殄其醜類然可以謝兩淮無辜之民洗國家積年之憤今淹留累日願望不前使之成

謀復來修好是將愚弄本朝有以故吾待我邊臣見此文書又非降款為其受納已墮計中傳送朝廷意更何待玩寇之罪其將何辭何謂同舟遇風之勢亮之凶惡衆怒親離欲與俱亡固非一族然預謀弑逆不過數人覆手相殘勢當未已若去國未遠巢穴可歸縱加刑誅豈能禁遏今既深入吾地結為死讎京東河北山西陝右皆吾舊民久懷響應聞亮之死必既倒戈所未下者持其酋長尚有女真之人勢亦不能久立則亮之餘衆退無所歸雖欲來降俱不免死苟相推奉以冀生全共為文移緩我師旅萬一其計得行是一亮死一亮生也死亮凶殘人所同棄生亮方急與人同苦為吾之患不又多乎此則同舟遇風勢當然也詳其闕牒尚有一名不書則其中同惡亦未堅定經此數日或走或降變故

萬端難以預度但其朝廷所以應之如何耳譬如觀奕
遇其敗勢不能進攻两眼既成還須自救利害之形豈
不相遠昔赤眉偶入長安所過殘賊鄧禹西討久不進
師光武勅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惶惶無
所依歸宜以進討禹猶執前意遂致挫衄帝遣侯進屯
新安耿弇屯宜陽勅曰賊若東走可遣宜陽兵會新安
賊若南走可遣新安兵會宜陽及聞馮異滎池之捷帝
乃自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乞
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
死耳及降帝令縣厨賜食十餘萬人皆得飽飫而已豈
復有他望哉愚謂今日待汝真計當出此宜勅諸將進
軍臨之別遣重兵分出泗亳潁壽窺取汴京截其歸路
勿與戰使之前聞退無所歸然後開以生還之路示以

再生之信諸軍但以受納降款若只是通好文字不得
收接仍賜女真軍箭詔曰本朝至仁兼愛南北完顏亮
稱兵犯順自取滅亡汝等久苦暴軍不保朝夕出于迫
急實行天誅今窮迫無歸朕豈忍殺已救所在軍府受
汝投降詔到宜悉解甲放兵自詣軍門降首各給本貫
公憑聽汝歸業若其中尚敢拒命聽相捕斬前來依格
支給賞給賜如係女真契丹渤海諸國人並令有司護
送出境元有官資官量高下授與職任不願任者亦聽
從便若更猜疑理無容貸諸軍克日會合屠戮朕雖赦
汝恐無及矣昔漢光武受銅馬之降親臨其營以安反
側朕今自往為汝涵覆勿復有疑我專為仁彼專為暴
孟子有言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無敵于天下無敵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今日之事又何疑焉若失此時縱其北渡是祿山
薨而慶緒興思明弑而朝義立中原塗炭不知何時而
已也愚者千慮不勝拳拳唯廟堂諸公垂聽而擇中幸
甚幸甚

五日癸卯詔戒飭羣臣 詔曰朕以逆亮渝盟侵犯王畧
肆頒詔旨躬往視師久已戒嚴屬茲進發凡遠邇股肱
之郡大小文武之臣宜體朕心各揚爾職毋縱奸宄毋
虐善良毋事征求無擾獄市內則輯寧于封部外則式
遏于寇攘共濟大勲永底丕乂

成閔自鎮江府渡江追襲 遺史曰先是成閔在京西承
金字牌令策應建康成閔喜于得歸兼程疾馳士卒冒
大雨糧食不時多死于道路湖北轉運司以舟船載錢
糧馬料差漢陽軍監酒務楊某隨軍而軍人自張家渡

渡江遵陸皆不及支請初閔自行在率軍馬戍京西湖
北也沿路犒設之物不可勝計盡以歸已不散士卒及
回至鎮江也有軍中子弟號康保義者因酒後曾顯言
于市中或告閔閔遣人捕康保義至即命斬之完顏亮
之死也閔大軍猶在鎮江不渡又七日乃渡駐于楊子
橋之間樞密行府遣使臣李彪探金人回軍動靜閔令
彪速回報樞密行府曰成閔大軍在揚子橋相待來日
當大戰矣彪不聽且曰必當到揚州城下探其動息方
敢回閔力止之是時金人已取天長路歸閔之意欲作
大戰虛張其功績耳路人誼傳金人已歸揚州空虛故
閔之詐不行乃以馬軍司兵追襲李俸亦以神勇軍追
襲然不敢與金人相近是時泗州已被夏俊焚燒棄城
而南故金人先遣千戶至泗州析民居為三浮橋頃刻

而成翊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馬不卸鞍皆涉淮而渡望之如雲既渡絕橋閔軍到盱眙排列于淮之南岸聲喏之一金人笑曰傳語成太尉有勞相送金人在泗州住七日有三百人長者一人告千戶曰三百人各有歸心不可彈壓奈何千戶曰即主雖死豈無王法千戶之弟曰兄言失矣郎主且死兄何不只在揚州而須北歸耶彼各有父母妻子人心難留豈可以強繩之兄以為然三百人首上馬即將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爭門馳出不可遏俄而夾城人亦去成閔知金人盡去也乃列兵于淮之南岸鳴金鼓教兵示耀武而還聞者莫不大笑是時龜山沿路有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往往是京東河北科配民戶令赴浙西州軍送納者獨有布袋盛貯者各題寫起發州縣及平江府秀州諸處送納

官軍糧運方不繼賴以濟而統制將官歸已者亦多矣成閔之衆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不下二三百人

韓彥直為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 龔濤為浙東西路通泰海州沿淮制置京東東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 向均權京畿河北西路詔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 州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 呂擢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七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癸卯盡十六日丁巳
車駕將進發先約束巡幸經由州縣 癸卯已降詔戒飭
羣臣又降旨曰巡幸視師用今月十日進發已降旨應
經由出處排辦程頓修治道路等事不得過有華飾非
理科斂竊慮奉行處不度重勞民力除合行隨運錢糧
批支驛券外應貢獻果木飲食之類悉宜禁止可行下
逐路監司約束如敢違戾御史臺彈劾重寘典憲
招撫司以賈和仲知揚州 招討司以拱衛大夫和州防
禦使賈和仲知揚州和仲單騎入城皆未有官吏漸次
主管機宜文字向子廉及兵職官公吏軍民有到州者
和仲揭榜使人首錢害一半給賞由是告首無虛日官

司發掘不暇會金字牌委和仲以經總錢收買金人遺器甲和仲揭榜收買有以紫茸穿者有以皮條穿者鐵葉柔軟而堅兩面皆明兵將見之以為朝廷器甲不如也頃之朝廷棄淮東總領朱夏卿買器甲夏卿以書托揚州親戚通判葉模模者夢得之子模遂請於和仲以買器甲與夏卿和仲不可曰和仲承金字牌備奉聖旨曰買此器甲豈敢作人情與總領耶模怨其不從諧于夏卿夏卿遂諧于葉義問義問以和仲為不職放罷朝廷遂以向子固知揚州于是有修城之役破錢二十萬緡矣

七日乙巳李顯忠往和州 知建康府張燾說諭都統制李顯忠曰車駕將發巡幸到此金賊尚據鷄籠山得無慮乎顯忠以大軍渡江去和州三十里與賊相持

金人知鄧州錄事高通以鄧州來歸 初金人以劉萼為都統寇京西敗於光化及茨湖也回軍至鄧州駐于城北七八里間偽鄧州節度使蕭中一亦挈家屬出城駐于屯軍之南一二里間偽同知節副亦皆以家屬去中一留州事委兼倉王直是夜北門有火即滅中一與十千戶三十謀克言曰今日之事如何鄧州屯駐之兵皆為都統劉相公帶去而城中之兵皆是土人萬一為南宋之兵內應如何衆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護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其走告于萼矣乃率其奴婢將家屬奔走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中一被殺家屬幸得免翊日一金人皆北去錄事高通聞萼之兵已退乃集官吏軍兵而謀曰今蕭節使及同知節副皆已去城中生靈如何衆皆言唯錄事指揮是時禁軍

已擇甲皆有作亂意通又問至于再三皆不應通曰今南兵已近若此時不決則城中之人皆不可保衆請通決之通見衆人亦有順南意乃曰今諸軍無將欲請軍中最長者一人為將如何衆曰諾通即推舉四人皆軍中職名最高者衆皆聽命通謂軍中已有所主者又四人皆舊部曲得其心遂以中一之命令王直權管州事衆復以通權節副通姑敢言曰欲與一城生靈求一生路以決今日之計如何衆言諾于是通乃言鄧州本是大宋所有今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欲與諸公同歸大宋如何衆皆從之議遂定命吏人作文字未畢忽報城下有十餘騎通令倒旗鎗而問之乃曰吳招討下問其主將則曰答統領答統領者鄧州弓手答朝也聚衆在山中投均州武鉅為忠義人知金人已退故先到城

下通令杖旗榜于地而報其軍俄有三百餘人至城城中軍兵復立旂鎗似欲與為相應作過者蓋已有約故也通見其勢逼即令開門以沮其計衆遂入門登城縱掠不傷人遣人尋中一知其已死得其家屬後歸江南朝廷命其子穎為武翼大夫鄂州總管

九日丁未武鉅收復河南府 新除果州團練使知均州

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武鉅申昨遣鄉總兵轄杜隱前去會合盧氏縣鄉軍收復州縣今月十四日據本官申收復了萬州及長水永寧福昌三縣撫定了當委是勝捷又報昨遣杜隱等將帶人兵及盧氏縣高州等處忠義人前去收復河南府去後今據盧氏縣差人前來報于十月九日收復河南府了當

十日戊申車駕自臨安府進發巡幸江上

誅倪詢應簡于平江府 車駕到平江府會曹洋自李寶軍中取倪詢應簡回令洋就御舟引見上慰勞良厚因曰少頃令曹洋管押罪人在行宮門外聽旨上輦入平江府治洋以兵衛夾道防護詢簡候于門之下俄頃有旨倪詢應簡並凌遲處斬又有活執到女真等盡斬之倪詢平江府常熟人應簡通州人

十二日庚戌成閔收復盱眙軍泗州 淮東等路制置招討使成閔黃旗走報統率軍馬于十二月十二日收復了盱眙軍了當其泗州淮河岸下擺泊舟船數千隻金賊數萬人隔河與官軍相拒閔遂將奪下軍賊燒不盡橋脚小船二十餘隻併工修整及于龜山以來搶奪到賊船十餘隻并分遣統制官劉銳陳敏王公迹張師顏于十二月十五日夜于泗州東城之東潛師渡淮有賊

騎數千于城東擺列前來與官軍相拒閔又分遣統領官左士淵張青魏全部押官兵攻擊泗州南門入城占據間再率官軍戮力掩殺賊兵敗走收復泗州了當奪到粟米三萬餘石被虜老小數萬口放令渡淮歸業委是獲提

吳拱收復汝州

十五日丙辰車駕至常州無錫縣 是日邊報奏淮東虜人已遁去淮西尚餘三萬衆保和州陳康伯等依旨選到招安旂榜非惟諸國之人雖女真一概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時令官奴婢優與賞賚示之生路庶使束手來歸上曰彼雖夷狄亦人也比引見所招到金人朕亦悲與貸命送諸軍下役使蓋首惡完顏亮一人耳若概殺之則不勝其

多朕不忍為也
行宮宿衛使楊存中檄完顏亮一行將吏等書 行宮宿
衛使楊存中檄書檄告完顏亮等一行官兵將吏等蓋
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故為臣者當知順逆之理師直
為壯曲為老故用兵者宜明曲直之情以順而討逆則
何功不成以直而攻曲則何敵不勝惟完顏亮殘種女
真怙恃克強肆行暴虐弑君殺母蔑亂人倫棄約背盟
迷逆天道挾彼犬羊之衆蹂我淮甸之邦罪惡貫盈神
人共憤當職恭承帝命肅將天誅念爾配徒當思後悔
東區巨海西扼長淮南限大江之餘北有重兵之阻雖
鼎魚之暫息碩穴蟻以何逃况葛王既立于爾邦而大
兵既興于中國路途曷隔軍馬何歸盍執暴君往投新
主保其名節一洗汚俗之羞樂爾妻孥無做異鄉之鬼

或挺身而抱義亟率衆以來降庶幾全逆順曲直之宜
不失其富貴安榮之利故茲檄示各宜究之

成閔收復陳州 成閔申十二月十五日據本司中軍統
制官趙搏申先准指揮催督結約到陳州忠義人陳亨
祖乘勢收復陳州十一月十七日據陳亨祖申于十一
月五日將帶忠義人兵已收復陳州了當捉到同知完
顏耶曾等幾人

陳亨祖以陳州來歸 亨祖陳州大豪也聞趙搏已得蔡
州即領民兵據其城縛其偽官屬送于蔡州乞歸期朝
廷搏具奏聞朝廷嘉其忠將授武翼郎兼閣門宣贊舍
人

十六日丁巳李顯忠收復和州 行宮留守榜據建府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黃旂走報并申契勘金賊

三萬戶占據和州于城外連珠劄立硬寨當職親率諸軍十二月六日自慈湖濟渡先占北岸石跋背依山下寨與賊對壘雖賊時遣騎兵沿江窺伺口岸肆為剽掠當職措置分遣軍馬不時晝夜邀擊殺獲甚多致賊不得休息至十六日進兵酉時直抵和州賊寨賊兵畏懼至三更賊拔寨北遁奪到被賊虜鄉民老小三千餘人即時撫恤各令逐便歸業奪到騾馬收復和州了當賜楊泰真楚滁和濠廬光州盱眙高郵光化無為安豐信陽軍德音 尚書省牒刑部門下朕撫運中興遭時多故崇七德而經武務期禁暴而戢兵收五利以和戎靡憚卑辭而屈己將使華夷之衆永離塗炭之災由涼德不足以懷柔致逆虜輒渝于盟誓怙其戎馬之足驅厥犬羊之羣既假擾于中原遂度劉于吾圉第欲兵連而

禍結豈知衆叛以親離宜神聖之莫容致人心之爭奮竒兵鏖擊盡灰赤壁之舟元惡就屠迄援藁街之首餘黨奔竄四境澄清慨念疆場之民薦被兵戈之苦妻孥蕩析肝腦靡捐室廬成煨燼之餘田野猥耕犁之具禍貽爾衆罪在朕躬幸既靖于妖氛喜再成於樂土欲撫瘡痍之俗爰推曠蕩之恩楊泰真滁和濠廬光州盱眙高郵光化無為安豐信陽軍管內限德音到日已前見禁罪人除犯劫殺並為既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偽造符印放火官員犯人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贓并依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聞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四千里外州軍牢城斷訖銷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並放於戲歌鴻雁之詩務遺茶之安業法雷雨之解與庶彙以昭蘇尚其

大小之臣共體隆寬之德輔成極治永息多虞
成閔以劉繹為修武即閣門祇候權知泗州 先是劉錡
在淮陰也員琦劉汜在盱眙錡令琦汜差人往臨淮縣
硬探是時昭信縣橫山劉繹與土豪張楫共有民兵數
百人敵遠在盱眙錡遣繹楫往繹楫至新店會金人
亦遣二三騎往泗州探事繹楫等退歸泗州出南門以
見盱眙隔岸無兵馬知琦汜等皆去岸下无船可渡遂
駐衆于疆場中俄頃金人探馬數百騎入泗州楫請擊
之繹懼不從楫曰金人若知我衆不多守其要便而撓
于我雖一人不可生還遂率衆入南門金人見南門有
兵突入不知多寡即爭門出循汴河路以奔時霧重有
微雨汴河路皆青石石滑馬不能行有墜馬者楫急追
之繹亦繼往金人往往下馬而去遂獲馬僅百疋而回

泗州不可往往漸循淮河而上見夏俊在南岸以奪馬
事告之俊喜令尋小舟濟渡馬數疋而行餘馬繹以與
楫兩分之于是各載裝家屬取天長路欲渡江楫在前
行未到天長遇金人盡失其馬繹聞之乃還橫山至是
成閔到盱眙繹遂獻其馬言其殺伐之功閔大喜書填
修武即閣門祇候告身授繹仍令楫知泗州

下寨要收復治平寨中正等統率軍馬步軍于二十五日辰時自治平寨起發至午時到于家堡照城坡望見金賊在川下擺作三大陣其時步軍未到中正等帶領軍馬下川迎敵其賊一擁前來告諭官軍不顧死與賊血戰一十餘陣至申時賊敗走一十餘里再添生兵擺拽陣勢與官軍迎敵中正等賈率官軍戮力苦戰至酉時其賊再行敗走散乘時勢追趕二十餘里斬到首級捉活人各不計數目收軍回堡當川下寨統領官王中正左腮口角併三鎗狀乞照會

二十三日甲子張振時俊正任承宣使戴臯王琪正任觀察使盛新正任團練使采石之功統制官各已遷轉階官及遙郡矣虞允文欲奏請與落階官并與正任乃降旨昨采石親與虜主見陣保護大江功力為重並特

除正任

二十八日己巳樞密院同奉聖旨進幸建康府用正月三日如值兩別擇日車駕在鎮江旬日擇日進發

持服秦頊秦堪奏獻金器五千兩銀七千兩米二十萬石候服闋日取旨

知安豐軍孫顯忠申報契丹等歸朝十二月二十八日淮北壽春府有報契丹男三郎君天平軍節度使河北路安撫置使王任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河北等路安撫使王友直將帶軍馬八百餘人前來即時說諭朝廷恩信管待勞犒訖發前赴闕

行宮留守司楊李顯忠邵宏淵等報捷淮西諸郡並皆寧靜行宮留守司據建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池州都統邵宏淵等申今月十七日早親率軍馬來

勢粘蹤追襲金賊离和州三十里地名橫山澗其賊連發烟號勾添精銳騎兵數千雁翅擺列拐子馬衝擊官軍當職遂分布馬步軍賈勇將士戮力分頭赴敵及戒諭官兵不得斫級奔馬一擁奔入賊陣自辰時與賊鏖戰至午時殺賊敗走追殺三十餘里其賊取香林湯路前去殺死番賊并掩擁入溝澗及活捉到千戶百人長并驟馬衣甲器械無數除已再遣軍追襲外委是大獲勝捷又報再遣統制官張榮率軍追襲至十九日未時至全椒縣界地名馬村後河楚涓溝赶上與賊閉敵殺死番賊并掩擁入河不知其數收到被虜鄉民老小數千人即時撫恤各令逐便歸業奪馬驟軍器等除已粘蹤追襲外委是大獲勝捷又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淮北壽亳州招討

使李顯忠黃旗走報契丹虜酋完顏亮被弒之後淮東番賊遁走唯留精銳三萬戶在和州為後顯忠近已統兵收復和州趕殺番賊于橫山澗後河兩次獲捷相繼遣發統制官耿卞孔福張榮時俊李福王浩統領官張淵王洪范卞元復朱進董超王宗高端智董安劉源閔珪軍馬并續遣發池州都統卞宏淵及顯忠親統其子諸軍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起離和州二十九日至仙宗白陵橋赶上番賊見陣追襲番賊至淮河地名城澗番賊半渡統率諸軍掩襲賊衆溺死不知其數奪下牛畜被虜老小五千餘人已即時撫恤放令逐便歸業委是大獲勝捷現已差人撫定廬毫等州并管屬縣鎮今來淮西諸郡委無賊馬一路肅靜商賈通行人民復業奉聖旨令出榜曉示

張燾卒 張燾行狀曰紹興八年會金人遣使至境求和而要我以難行之禮上亦厭兵革且悼梓宮之未還母后之在遠南北軍民久困征役姑欲屈已就和以紓目前之急仍降御劄令在廷之臣詳思所宜條陳行在公上疏疏在紹興八年時宰相方以和議為已功力贊屈已之說以謂茲事當由聖斷不必謀之在廷上免從其請將有定議而外論紛然欲羣起而攻之從班中有不顧節義亟欲求進者乘宰相之懼說之曰公為天下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公之事濟矣宰相然其說遂擢言者居中司又引其黨與使居橫榻除目既煩措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異辭公聞其議已定乃嘆曰一屈之後寧可復伸上雖不自重其如天下何較虜之強非吾所敵而敢與抗者恃人心耳今主上

躬屈至尊以臣事之則天下之人誰敢與抗將唯虜命是聽則吾之國不可以為國矣今大臣欲邀功一時徒為身謀不復為國遠慮使人主倒持太阿以中國之大柄授之戎虜將有被髮左衽之憂又引羣小置憲網之地意在排擊忠良裨天下之人鉗口結舌在廷諸公畏其兇焰莫敢正救魯仲連之不如豈不得罪于天下後世乎吾世受國恩身忝法從不可自同于衆人當以死爭遂上疏疏在紹興八年召公入謂曰卿前所論四人者首自相矛盾姦計敗露朕皆逐之矣非卿言幾為小人所誤遂命公兼史館修譔自是屈已之謀遂寢止增歲幣虜亦不復以此深責于我竟歸我梓宮歸我母后歸我河南之地人以高公之卓見朝廷既得河南議遣使祇謁陵寢上欲得慈祥愷悌望實兼隆者往展孝誠併宣惠

澤頤宰相張某肯為朕行乎宰相以語公公曰張某不才使備驅策某之願也尚奚辭宰相以言入奏上喜曰張某可謂不辭難矣公于是即日束裝上道自陳蔡歷汝穎以至洛遙見父老布宣天子德意民夾道歡迎爭饋壺漿且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雖九死無憾鼓舞相慶以至感泣公皆慰勞而遣之迨至柏城披荆棘履榛蕪隨宜葺治展敬成禮而還公所過輒詢民間利病及虜情虛實頗得其詳既歸對衆言時宰相方主和議惟恐少忤虜情事竟不行未幾河南復陷陝右州軍亦多失守宰相始悔不從公言冬十二月大金賀正旦使至命公為館伴使虜素聞公名畏懼之一見顧其副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公以語動之遂得其國之情偽密奏之且言宜早為之備上深然其說方且

圖之會公疾作力求告老遂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金人果敗盟犯塞淮上紛擾上思得重臣鎮守要害控扼上流落公致仕再起知建康以時方艱棘不敢固辭聞命上道時虜酋傾國以來初自合肥徑趨溧陽人情洶洶公以十月十九日至姑熟見南岸全無守備亟申朝廷乞發軍馬前來捍禦仍具沿路探報事宜排日申奏二十日至建康下令區處防托事件各有條理城中初聞江上危急比屋逃竄聞公之來皆相率歸業二十四日王權至和州退保采石朝方罪其畏懼用李顯忠為代旬餘猶未至人情復大恐時知樞密院葉公義問被旨督師江上令大叅虞公允文自西掖出贊軍事十一月六日同至虞公蜀人素知分雅相敬慕公亦高其氣節每與論時事必擊節稱賞由是益相親次夕漏下

二鼓公方就寢虞公扣門求見甚急公披衣倒屣迎之虜虞公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寢乎曰日來人情憂懼外邊搔擾不靜虜人之勢洶洶視太守動息為去留倘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虞公曰遣謀者自江北來云虜于和州作戰艦晝夜打造不計隻數期以明日渡采石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為策公曰某被命典司留鑰但當以死守遑恤其他舍人陳義素高以名節自任今朝廷危急如此輒法從之責贖大幕正當出婉畫建奇功以安社稷此某平昔所期于閣下也虞公喜曰此某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明日躍馬至江上而虜騎充斥戰艦數百艘列在北岸若欲濟者虜酋方築臺刑白馬祭天旗幟滿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喊殺動天地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第等未有統

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虞公使人謂曰國家糜祿廩竭民之膏脂以養軍輩今事勢危急若此正壯力立功報國以取富貴之秋而乃甘心跽伏山崦以延須臾之命又安能必保其腰領乎孰若奮身前陣萬有一勝生則取封爵死則有褒贈爾輩其熟計之將士皆歡呼曰舍人既肯向前某等當竭力以死報國家有頃賊舟濟發直來南岸虜酋親在臺上手揮紅旗催發須臾賊舟漸近我軍徐出山崦擺列江岸賊初不知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遂以箭相射我軍羣弩齊發賊出中流中箭者悉墜江中車船乘勢衝撞者應時沉沒遂不能濟次日復來方搥鼓裝船欲進見水軍賊船盡出遂不敢前我以海鯁船二十餘隻先往北岸截斲楊林渡口用尅敵弓齊射賊棄船上岸悉陷泥中不能動坐受箭而死虜

首度勢不能進遂自取御寨舟船焚毀而去餘舟為我師所獲皆盡人情遂安公立以其事奏聞且言采石之捷雖是快一時聞虜自戰敗之後連日發兵東向揚州臣懼其併力以攻水州為渡江之計其鎮江府在今日委是危急欲望睿旨救諸將同心協力極力捍禦庶不墮其奸計有旨令樞密行府添差李俸邵宏淵往防托仍委楊存中在彼同共措置虜首竟不能渡俄為其帳下所殺淮西平詔沿江帥守條陳目今進討恢復事公陳便宜拾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于必勝人皆以為至論

吳璘與金人鳳翔合喜字董書 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吳璘謹致書于都統相公閣下冬寒軍務良勞比者正隆被弑大定新立諒惟倬奉新君悲歡交集雖然禍福有

幾惟智者知能其幾不可不慮也且公實正隆信臣委任至重休戚同之大定即位亦必有腹心之臣為之謀主雖以高爵厚祿安公反側而君臣之間踈忌之意豈一日之慮昔東昏被弑正隆篡位東昏之將相大臣能保其身全其家者幾何此皆公之目見也縱使大定隱忍未發其用事之臣能相容乎公領兵數萬久居于外無功則以失律為辭建功則以強大見忌公之得罪于新主者必矣其危如此孰不為慮今我主上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臣之擇主捨此安往公若能改圖來歸當敷奏以咸秦王世襲王爵元隨戎旅委付麾下富貴擁位子孫無窮身名俱泰如漢之金日磾不亦盛乎理之必然非為游辭以動公也機事之來間不容髮猶豫不決終致大禍悔何其及惟公熟計之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戊辰朔車駕駐蹕鎮江府
 二日己巳劉繹正除知泗州
 三日庚午車駕起發鎮江府
 五日壬申車駕幸建康府
 上自鎮江遵陸時天寒雪雨
 不止上乘馬以粘笠粘衣禦風雨而宰相以下多有乘
 轎者
 六日癸酉安豐軍孫顯忠收復壽州
 九日丙子江州駐劄戚方與轉運張某書
 書曰方輒有
 小稟上冒台聽方向者結約下淮北壽春宿亳南京忠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九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九

起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戊辰盡二月二十八日
 己丑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戊辰朔車駕駐蹕鎮江府

二日己巳劉繹正除知泗州

三日庚午車駕起發鎮江府

五日壬申車駕幸建康府

上自鎮江遵陸時天寒雪雨

不止上乘馬以粘笠粘衣禦風雨而宰相以下多有乘

轎者

六日癸酉安豐軍孫顯忠收復壽州

九日丙子江州駐劄戚方與轉運張某書

書曰方輒有小稟上冒台聽方向者結約下淮北壽春宿亳南京忠

義人首領措置事宜先招到頴壽二州巡檢高顯年所部民兵一千餘人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同差去統領孫福將官王高印進訓練官鄭廷苗達等將帶馬同忠義首領馬立將官王林王德等部押軍馬奪門入城與金賊血戰殺死賊兵甚多其賊敗走收復壽春府了當撫定居民除殺死外生擒到女真僉軍番馬并鐵甲三千餘副馬甲二千餘副箭十萬餘隻粟米二十萬石共用布袋盛貯燒毀浮橋三座糧船大小一千餘隻又招到番軍王九少保王三太保三郎君一行軍馬計三百一十五人馬三百八十五匹騾子一十四頭老小三千餘口方已差統領王德迎接已到桐城縣訖兼廬州北地名瓦步見有金賊甚多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賊馬六十餘騎前來壽春南岸看觀浮橋本軍捉住二人後便退

至二十九日統制李貴王孝先部領軍馬護送招討歸正番官王少保一行過淮南岸綽路馬逢見金賊軍馬二百餘騎隔小河子廝殺兩三時辰本軍殺退番賊前去方于正月初九日到桐城縣候解發王少保人馬即便迤邐前進仰冀台亮

十二日己卯令李顯忠撤戍還建康 金人已退去李顯忠以建康駐劄兵猶戍于淮西淮西經蹂踐之後荒涼無廬舍且驚移之民尚未歸也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凍落足指者顯忠亦扶病往廬壽撫循諸軍上遣中使押醫官到和州顯忠未還提點醫藥飯食卜端孺以為和州西方無人煙且陰雪難行止請中使醫官于和州報顯忠使速歸自往當塗買饌供中使等甚厚端孺揚言金人已出境矣軍人暴露陰雪勝寒不易未有休

息之期中使微聞其語顯忠歸端孺又請比尋常倍贐中使中使喜既還建康即以所聞端孺之言聞奏上即日降旨令顯忠諸軍撤戍歸寨有旨幸建康府南門以觀還軍軍中皆踴躍歡呼顯忠命整齣隊伍班師會大雪車駕不出召見顯忠慰勞久之以金餅御酒勸盤果木脯醢之屬皆渾金器就賜之

十五日壬午趙搏敗金人于蔡州金人遁走趙搏在蔡州初金人于蔡州乘大雪突騎五百寇城下搏出騎迎擊之金人退去衆請追之搏曰懼其誘我也縱之去庚辰探者報金人兵勢甚盛行且至搏唯孤軍又吳拱遣踏白軍統制焦元來應援合軍不過數千人皆危之搏與諸將議分四壁守禦且以忠義相勉為死守計是金人逼于城下先遣兵斷搏歸路黎民明已列陣于城西

須臾分布四隅下馬鼓譟逼城搏激勵將士曰金人雖多而無攻具將士但堅一心無恐金人之首守亦勵其衆曰此城卑薄汝所共知一鼓可陷矣于是以勁力數百齊射矢著城如蝟毛守者不能立未停午從西壁坎墉而上倏忽金人登城者已隘滿搏時在西壁知其不可當而棄城而下跨馬率諸軍巷戰金人壁立城上官軍甚危皆奮勇鏖戰從午至申金人敗出城去方鏖戰時有官軍旗頭與虜之旗頭戰于城上移時兩邊衆兵如山不敢動以待旗頭之勝敗竟殺虜頭城上百姓望而呼之曰趙提舉且保明此旗頭好做官虜之旗頭既死即時散亂多墮城而死者官軍旗頭亦戰死竟不得其姓名蔡州人為哀之金人敗去搏遂復營葺守禦之備先是有燕北人七十八矣與蔡人結姻親者根刷得

之繫于獄中及金人攻西門急權知州李詢皆殺之
光州牒蘄州正月二十日午時承中軍統制兼制置招
討司提舉一行事務趙搏鄂州統制成臯偕白軍統制
焦元申正月十五日以來有番賊魏都監部領獲背光
太子番軍人馬五萬餘騎前來攻擊蔡州西門至西北
角誓靠汝河一帶約四百餘步擁并一齊上城其城壁
更無敵樓乳墻乘馬可上搏等分布馬軍賈率將士與
賊閉敵盡命血戰至申時已來殺敗賊衆復擁賊兵下
城落于壕塹汝河不知其數及搏等即時統率軍馬出
城追趕其賊退走當陣重傷蕭總管及殺死賊兵劉千
戶與謀克等餘人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棄下衣甲器械
不知其數及殺萬戶謀克者百餘人委是大獲勝捷
十八日乙酉引見耿京下諸軍都提領賈瑞等一十一人

耿京除天平軍節度使將佐授官各有差 濟南府民
耿京怨金人征賦之搔擾不能聊生乃結集李鐵鎗以
下得六人入東山漸次得數十人取萊蕪縣安泰軍有
衆百餘有蘭州賈瑞者亦有衆數十人歸京京甚喜瑞
說京以其衆分為諸軍各令招人自此漸盛俄有衆數
十萬是時大名府王友直亦起兵遣人通書願聽京節
制京以瑞為諸軍都提領完顏亮犯淮甸京遣瑞渡江
通朝廷瑞曰如到朝廷宰相以下有所詰問恐不能對
請一文人同往京然之乃遣進士辛棄疾行凡一十一
人同行到楚州見淮南轉運使楊抗發赴行在是時上
巡幸在建康乙酉瑞等入門即日引見上大喜皆授官
以京天平軍節度使瑞武郎閣門祗候皆賜金帶棄疾
右儒林郎改右承務郎其餘統制官皆修武郎將官皆

誠忠郎凡補官者二百餘人悉命降詔令樞密院差使臣二員與瑞等皆詣京軍樞密院差使臣吳草李彪賈京官誥節鉞及統制官以下告身至楚州草彪不敢行諸在海州伺候京等到来即授誥節瑞等不得已復至海州彪草以官誥節鉞待于海州京東招討使李寶遣王世隆率十數騎與瑞等同行 一錄云卒已歸朝人總轄賈瑞統制官劉震右軍副總制劉棄遊奕軍統制孫肇左軍統領官劉伯達左軍第二副將劉德左軍正將梁宏右軍正將劉成策應右軍副將邢弁踏白第二副將劉聚總轄司提轄董昭賈思成天平軍掌書記卒棄疾卒已正月十九日至建康府二十日行宮引見統制官轉修武即統領官忠訓即正副將成忠即書記承務郎

二十日丁亥王友直王任王草來歸友直除防禦使任草授官有差 初鄆州王任以罪亡命金人重賞捕之急大名府王友直方聚眾任歸于友直友直得任甚喜乃假任契丹以聚眾完顏亮犯淮南友直聚眾已數萬遂破大名府有眾十萬亮死葛王已立乃以友直之眾並放逐令歸農馮平民其眾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其黨王草及任謀自山東尋路南奔比入界有眾三千餘至建康引見上喜授友直檢校少保任觀察使草武功大夫友直等皆辭不敢受且曰向臣若有眾數萬歸朝廷則受之不辭今眾不滿萬而受如此之賞不可乃授友直防禦使任團練使草武翼郎兼閣門宣贊舍人

二十八日乙丑趙搏棄蔡州 趙搏在蔡州也吳拱以搏軍孤屢有蠟書促搏回軍諸統制亦請棄城而搏以金

人圍城方急若棄城而去遭金人追逼勢必敗亡不如
且駐蔡州况蔡糧食有餘候破北虜兵即議進兵中原
乃申朝廷及申拱照會拱怒以蠟書付諸統制令一面
班師搏知蔡不可以久駐且金人三日中退八十里矣
乃會諸統制議退軍搏欲留焦元成聿守城元與聿曰
恐孤軍不能當金人之衆搏曰今賊兵不遠設若我已
離城而去彼探而知之縱輕騎追襲如何元請夜出李
詢曰夜出恐夜黑人亂請自申刻從西門出馬軍南門
出步人搏令晡時出門令華旺以馬軍自西門出擺列
不動以防追襲焦元以步人自南門出先行候步軍行
絕則馬軍殿後日向晡未曾傳令起發間元以步軍已
至南門南門不啟守者不曾得傳令開門元曰我是統
制乃傳提舉之令也遂相爭相詬至相擊相殺奪門啟

扉未半而爭門死者已填滿門道中強有力者僅能踐
屍而出積屍擁門終不能開後來者不知其故唯見門
有阻難之狀所以愈亂不能禁軍民死者莫知其數元
為衆所擁遂墜馬身入空窖中移時方攀緣而出軍
民爭路者正喧隘元無馬不能行見羸兵控一馬尋其
主曰我官人在何處元強奪其馬羸兵不從元手殺羸
兵跨馬而奔行三十里見搏及諸將搏欲自東路徑歸
行在且發火頭輜重已行元曰不可搏曰我是馬軍司
中軍統制不歸馬司將安往元曰提舉聽吳都統節制
吳都統令提舉回軍即無發遣歸馬司文字况蔡州立
功將士正要提舉保明功賞豈可徑歸行在搏以言不
聽從遂由南路還荆襄華旺以馬軍出西門不能殿乃
先步軍而行步人與騎兵爭路而趨天氣昏黑蔡州之

居民隨軍而出墜坑谷者不知其幾多矣城中一空唯
細民老幼之類者不能動翊日金人聞之遂復入蔡州
右正言劉度劄子 今者視師回鑾願陛下親臨行陣斬
馘執俘者方可推恩凡賞典之行皆宜愛惜以草僥倖
之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五十

炎興下帙一百五十

起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盡四月二十一日丁巳

閏二月洪邁先通金人使副官書 書曰邁等咨目頓首

再拜國信驃騎國信侍郎講服德譽之久南北阻絕無

緣良會下情但切欽仰即日春寒伏惟台候動止萬福

邁等自去冬扈蹕至建康前月被旨令迎候使節已至

淮西奉候數日矣今承泗州蒲察移文知文旆且至符

離有上稟事宜已令泗州守關報令又得指揮合通書

蓋自古以來鄰邦往來并用敵國禮向者本朝皇帝上

為先帝下為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岐國無故興

師長驅沙境欺天背盟神怒民怨禍不旋踵自取夷滅

既已兩國交兵則是大義已絕竊聞大金新皇帝即位

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皇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貴朝歸師方議遣使別修誓好乃蒙貴朝首拜信使舉國欣幸無以為喻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更候惠顧曲折面聞唯界首一事舊以淮為境至中國取節接今泗州臨淮虹縣之北迤邐迎候及隨宜排辦宿頓矣邁等理合至界首泗州之北更無人煙館舍以容衆知候近耗當至臨淮上謁想惟高明必能洞察今遣使臣特浼書記瞻望不遠預以為慰更祈保護以副願言不宣

金人攻海州

十六日癸未吳璘克大散關 金人既失秦州及熙河等州乃堅守大散關以扼王師吳璘遣姚仲等諸將攻擊數月不下仲幕屬朱紱乃投劄于總領王之望請科

斂四川民戶出財賞軍關乃可下書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濟願茲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憂民為念何以及此然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為用之策矣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知有用兵之費先生思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為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更改不可執一虜人九月六日叩關於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為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

同先生當救時之失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聞志不銳戰必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功其如賞給當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指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自今事勢與前時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于無事特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乞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畧于川斂科軍需之費十分之一多與准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疋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重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論之曰當進而退則坐律進而勝提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蓋謂方今朝

廷財用緣軍興而費耗則先生所不取故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共知事固有當更張則悠久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正在此舉絃之區區未必可行可行之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為可教則一覽付之火之望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斂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為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關乏有功將士合賞但于王少卿取辦可也至于科斂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斂何私于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于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虛空來亦知其所以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斂取于此民

四川孰可以橫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循諸處以供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枝梧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不且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需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敏于民力所以為諸軍也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而足下乃爾云云不知軍行出入何處何處闕錢何處闕草料累次喝搞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終到本所立便給散畧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候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闕前攻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為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闕險固是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

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闕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来兵家行動若勁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于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無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鞏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堆垛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闕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悞兼魚關倉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庫藏宣撫不住闕撥豈是無椿辦耶願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斂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若果

有功豈容本所以不料斂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科斂與不料斂也劉晏斂不及民何害李鄴之勲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于人以不斂于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行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為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于財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寔摠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盟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所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足錢引一二十萬楮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

滅無有也楮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絹錢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把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于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把認而不能克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畫謹重言語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紱得書頗自慚悔閏二月癸酉將官楊大亨統領李安攻打五鬼山同統制田昇統領胡洪趙豐陳濤將官馮超等攻打

散關正行水門御愛山賊寨自二更一擁上山併力攻
擊與金人戰聞至四更時克復散關占據了當分遣官
兵占奪和尚原金人退走寶鷄

三月八日甲辰寢罷扈從轉官 庚子有旨大警視師應
扈從及隨行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轉一官資
餘人等搗設臣僚上言臣聞爵賞之設先王所以待有
功也賞而當功則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無功受賞則人
人有覬覦之心賞將不勝給矣故古之人君不輕以賞
與人而人亦不得而虛受豈非以僥倖之門有可啟者
歟臣伏觀今月四日指揮大駕視師應扈從已隨逐一
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例與轉一官資餘人等搗設
臣切有以見陛下知臣下之勤勞而欲得其歡心也然
而事關利害治有不可行者臣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且

自臨安至建康其路不遠扈從官吏既預借月俸以為
行李之資又優給驛券以為傳食之費水則有舟楫陸
則有鞍馬于沿路搗勞胥吏普沾其視軍兵之驅馳道
路者固不同雖往來跋履不無衝冒勞則有矣何功之
云且至尊在途猶未得安臣子服勞亦其常分今若例
行推賞則是曲示私恩輕瀆名器遠彰虛授何以勸功
况比來軍下奏功頗多冒濫朝廷方欲痛懲其弊則賞
典所加豈容不謹倘以謂紹興四年之例不得不遵則
六年移蹕江上比之四年尤為淹久初未嘗有賞則是
當時已悟前賞之非而革之矣在于今日豈可不用六
年之例而乃蹈四年之失乎兼軍旅方興匱乏為甚搗
設士卒固不可免若乃其餘自應從省臣忝扈從之列
亦當受賜若自貪榮寵旁懼怨憎默默不言實負公論

欲望陛下特賜睿旨追寢前件指揮以杜僥倖之門使
 中外之人無得而議則天下幸甚有旨扈從禁衛軍兵
 依已降指揮推賞餘依奏一日上謂近臣曰近傳到虜
 中賞格卿等曾見否陳康伯奏曰見之上曰其意如何
 康伯奏觀其語云邊釁未息恐怨兵官所請欲復取所
 失州縣耳上曰朕熟知金國用兵始末自粘罕阿離不
 等在時軍政極嚴不用賞典正以威刑脅制其下而人
 自畏服今賞格如此之重必是人不用命也康伯等俱
 曰聖裁高遠非臣所及不勝仰歎

九日乙巳吳璘少傅王彥節度使

十一日丁未金人使人入門 樞密都承旨敷文閣待制

徐嘉知閣門事孟思恭館伴大金人使入門赴都亭驛
 安泊洪邁除起居舍人依禮制十三日合朝見使人以

朝儀未是展十六日朝見茶酒五盞差起居舍人洪邁
 借翰林學士充大金國稱賀使知閣門事張掄副之

十八日甲寅就都亭驛賜使人御筵知樞密院事葉義問
 押伴

十九日乙卯使上玉津園射以雨不出

二十日丙辰就驛賜宴同樞密院事黃祖舜押伴

二十一日丁巳金使朝辭 是日使人朝辭茶酒五盞退

就都亭驛賜御宴葉義問押伴

二十二日戊午金使回程 金使回和太常少卿王普帶

御罷械王謙為伴送使四月六日過界

王宏收復會州 王宏為吳璘軍統制璘遣宏收復會州

金人陷陳州 陳亨祖招集忠義人收復陳州金人圍之

急亨祖盡力禦之屢與金人戰金人益增兵亨祖以孤

城不可保守乃率衆力擊金人為流矢所中而死後五日城陷南門被焚已埃燼而鐵裏閘板落于地城中軍民爭門而出復閘板而過者皆燒損其足不能奔往往仆于門外亨祖母及良賤五十餘口盡遭殺戮自此官軍唯守舊境而已既而思欲奮其軍兵以擊金人乃與康伯計議選集精兵軍馬數千盡力攻擊其金人之勢不能敵自是金人之兵潰散于是撫輯人民犒勞士卒人無驚恐士皆咸寧則今日之四海安寧皆祖宗涵養之澤相繼歸正者不絕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浸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辨者與江邊諸州軍差遣如士人願入學者從便分送庠序教養及令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如此則非唯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然相慕而至宰相陳康伯對曰謹依聖訓當次第

本缺此數行此皆訛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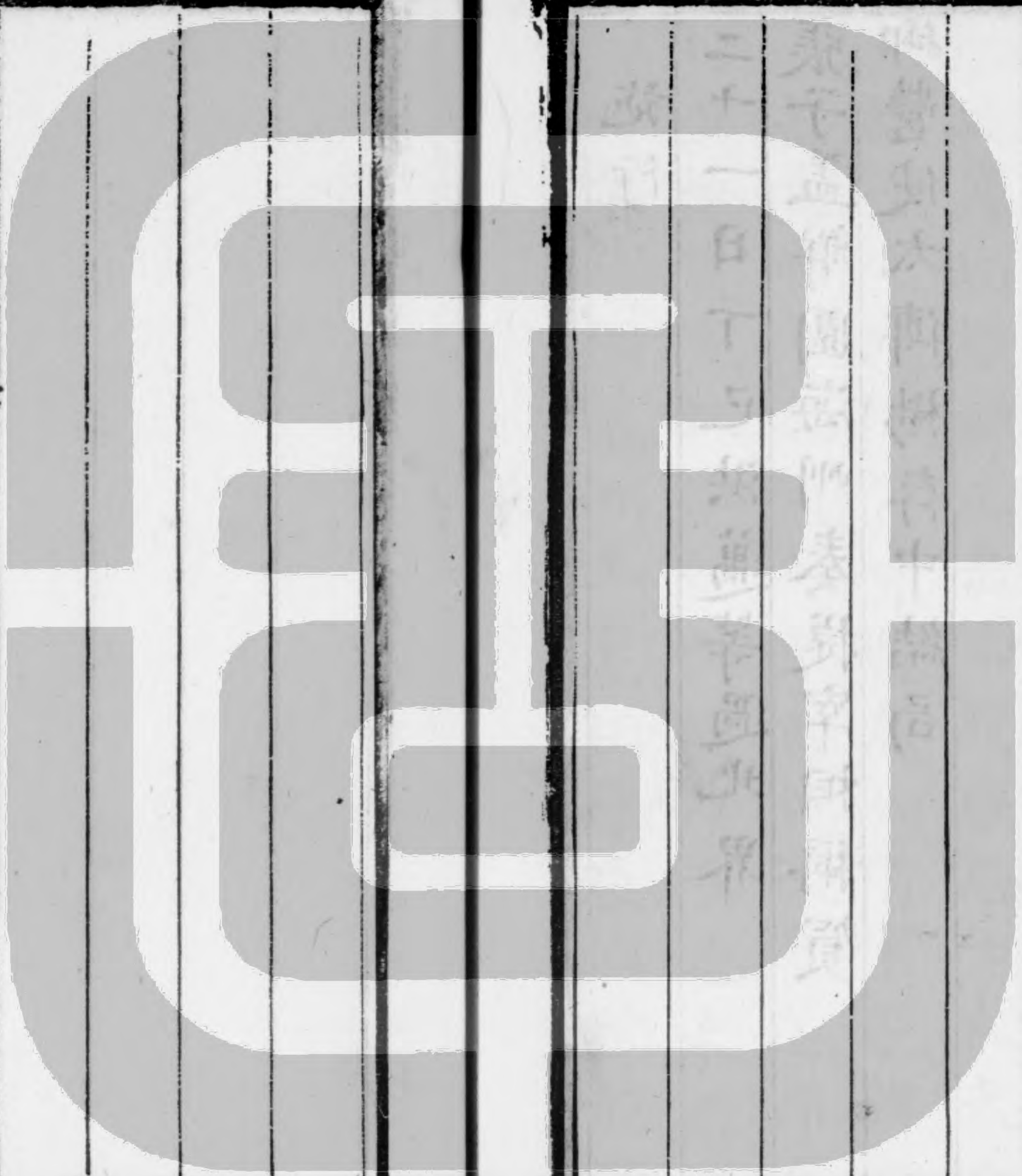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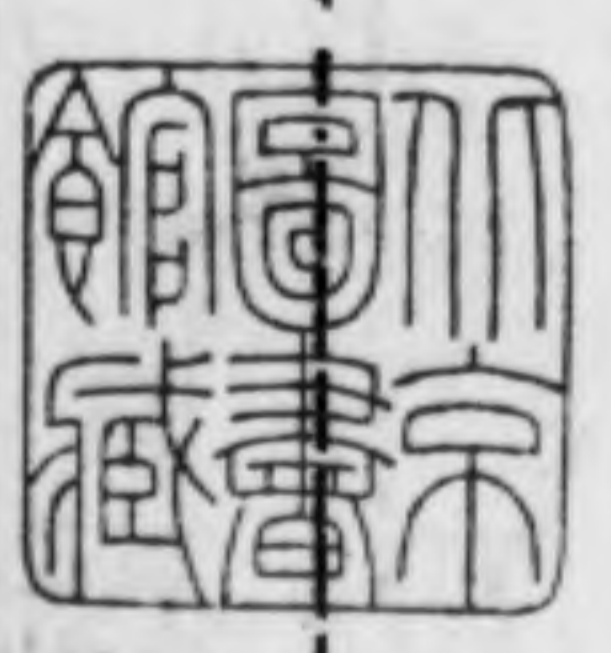
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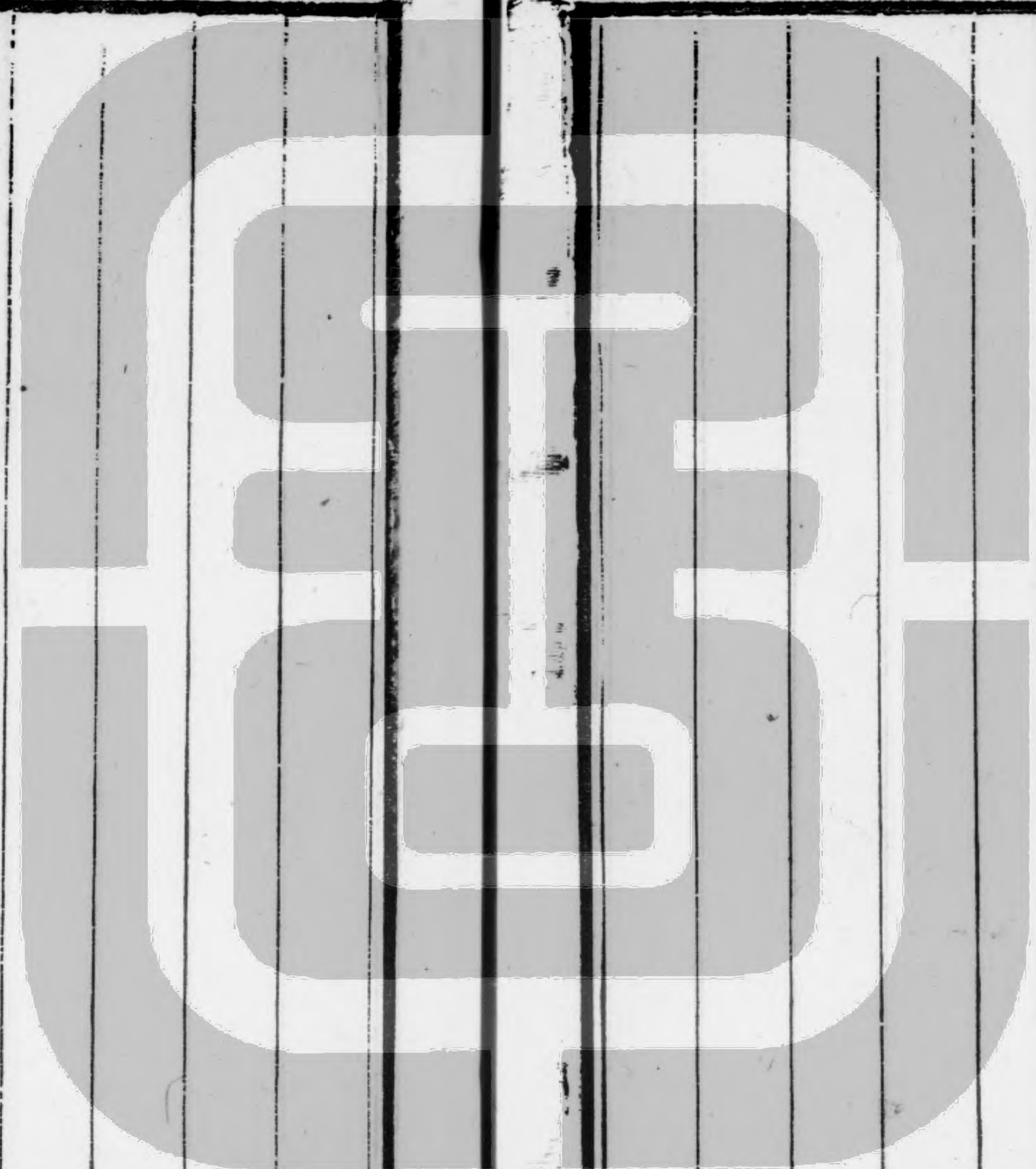
二十一日丁巳洪邁等過北界

張子蓋解圍海州奏提宰相稱賀

御營使太傅楊存中結局

二十一日丁巳
 表對
 界





三朝士旦會編

卷

漢志館

